

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
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碩士論文

海的敘事：

Fakong 部落海岸地名與海岸空間的地方感

研究生：葉家翔 撰

指導教授：蔡政良 博士

中華民國一零九年十二月

國立臺東大學 學位論文網路公開授權書

重要事項說明：依著作權法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三款規定，「依學位授予法撰寫之碩士、博士論文，著作人已取得學位者，推定著作人同意公開發表其著作」。本校圖書資訊館就紙本學位論文之閱覽服務依前開規定，採公開閱覽為原則。如論文涉及專利事項、機密或依法不得提供，需延後公開紙本論文者，請另行填寫本校「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申請書得自本館網站下載)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 ☒學位論文 ☐書面報告 ☐技術報告 ☐專業實務報告 為本人在
國立臺東大學 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 系(所) 組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取得 (☒碩士 ☐博士) 學位之論文。

論文名稱：海的敘事：Fakong 部落海岸地名與海岸空間的地方感

- 一、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上列論文之電子全文(含書目、摘要、圖檔、影音資料、附件等)，依著作權法規定，非專屬、無償授權予下列單位得重製、上載網站，藉由網路傳輸，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單位	公開上網時程
本人畢業學校	(依據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決議：研究生畢業論文延後公開上網時程，至多以三年為原則) ☒ 立即公開 ☐ 一年後公開 ☐ 二年後公開 ☐ 三年後公開
國家圖書館	☒ 立即公開 ☐ 一年後公開 ☐ 二年後公開 ☒ 三年後公開 ☐ 不同意公開
與本人畢業學校圖書資訊館簽訂合作協議之資料庫業者	☒ 立即公開 ☐ 一年後公開 ☐ 二年後公開 ☐ 三年後公開 ☐ 不同意公開

- 二、本人 (☒同意 ☐不同意) 本人畢業學校圖書資訊館基於學術傳播之目的，在上述範圍內得再授權第三人進行資料重製。

上述授權內容均無須訂立讓與及授權契約書。依本授權之發行權為非專屬性發行權利。依本授權所為之收錄、重製、發行及學術研發利用均為無償。上述同意與不同意之欄位若未勾選，本人同意視同同意授權。

學 號： 10700402 (務必填寫)

研 究 生 簽 名： 葉豪翔 (親筆正楷)

指導教授簽名： 鄭政良 (親筆簽名)

日 期： 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28 日

本授權書(得自本校圖書資訊館網站下載)，請勿自行變更本授權書內容及格式，並以黑色字體撰寫後複印裝訂於審定書之次頁；
授權書正本於畢業離校時，連同紙本論文一併繳交至圖書資訊館。

授權書版本：2020/11/19

國立臺東大學 學位論文考試委員審定書

系所班：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

本班 葉家翔 君

所提之論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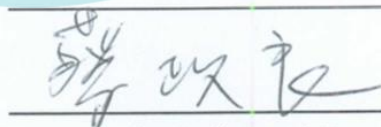
海的敘事：Fakong 部落海岸地名與海岸空間的地方感

業經本委員會通過合於 ☒ 碩士學位論文 條件
☐ 博士學位論文

論文學位考試委員會：


(學位考試委員會主席)


林清修


(指導教授)

論文學位考試日期：110 年 10 月 18 日

國立臺東大學

附註：本表一式二份(正本)經學位考試委員會簽名後，分別送交系所辦公室及註冊組存查。

謝誌

自 2016 年與 Fakong 部落結緣後，一路上受到了族人們的協助，我才能每年都參與到 *ilisin*、*Misacepo*，讓我在這濃厚文化的氛圍下去學習，也因參與在其中，讓我對 Fakong 部落產生了特殊的情感。同年，當我到了立德部落返鄉服務時，與夏梅阿嬭結緣，阿嬭給予我噶瑪蘭族名，叫做 Anu，我也從那時以這個名字在 Fakong 部落穿梭，與許多 Fakong 的長輩能夠認識，也是因夏梅阿嬭的緣故，而在我閉關書寫論文時，阿嬭離開了，也因為她的離開，難過之餘，讓我意識到論文不能再拖下去，如同我在田野過程之中的感慨，地名有可能也會隨著這些耆老的離去而被遺忘，使我加快腳步的完成論文。

非常感謝 Fakong 部落的報導人接受我的訪問，不厭其煩的讓我提問，有些問題確實是因為我對部落不夠熟悉，而提出來的傻問題，像海龍女阿嬭們、村長與夫人、還有一些年輕的部落叔叔、阿姨們，都非常樂意回答我的疑惑，也會分享很多部落的文化知識，以及自身的生命經驗，讓我能從中去記錄下這些記憶與故事。而這個論文主題，比起 *ilisin* 或是其他當下部落所遭遇的狀況，比較不是 Fakong 部落族人當下較為關心的議題，因此在調查之中確實難以執行，謝謝耆老們認真的回應，這篇論文才可以有所產出。

我在 Fakong 部落進入到第六年的緣分，起初是沒有要將部落變成碩士論文的田野地，因為我多慮的個性，害怕像其他例子一樣，自身在研究的過程中，會與部落產生距離，或是讓別人認為我是帶有著目的來到部落，但後來與部落長輩們溝通過後，給予了我很大的支持與信心，希望能藉由這個機會，可以透過協助記錄這些地名和書寫民族誌，去回饋給部落。

一晃三年多過去了，非常感謝我的同學們與老師的耐心陪伴與教導，特別是指導老師阿良哥，沒有很逼迫我一定要限時完成，在寫作的過程中給予了很多鼓勵，也謝謝這些日子無數的星星與月亮的相伴，讓我走過了這個必經的過程。最後再次感謝 Fakong 部落的各位報導人，讓我完成論文，同時論文與部落也成為我生命經驗的一部份。

中文摘要

Fakong 部落鄰近著台灣東海岸一帶，在過去部落族人與海岸空間互動的過程中，產生海岸地名、海岸採集、海岸儀式等文化。

Fakong 部落的族人中，耆老們對於海岸一帶文化的知識依然清晰，特別是有一群被地方稱為「海龍女」的婦女們，她們因長年在海岸一帶採集、生活，對於海岸地名與地景的記憶相當熟悉，本篇論文透過她們及族人的口述再現過往海岸一帶的生活樣貌。同時，在蒐集海岸地名的過程中，我發現對於海岸空間的詮釋，會因報導人的背景和地方的文化特質而產生差異，因此透過梳理這些差異並進行分析，從此面向刻劃 Fakong 部落的在地文化。

因為希望部落族人在海岸空間活動時，不要被 *kawas* 傷害，Fakong 部落在每年四、五月之間會舉行 *Misacepo'*。*Misacepo'* 是透過部落的男子 *selal*（年齡階層制度）運作，傳承並持續舉行的儀式，經由不斷集體出海、處理漁獲及共餐等身體實踐與海岸空間的互動，維持著 *Alimogas* 與 *Maliyali* 的信仰，並在籌備儀式的過程中，以集體勞動的方式凝聚族人對於部落的認同，從而形塑對海岸空間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

本研究以 Fakong 部落報導人所提供的口述資料，描述在生活中記憶的海岸地名與海岸地景詮釋，以及由部落的男子年齡階層舉行 *Misacepo'* 過程，去闡述 Fakong 部落族人與海岸空間所產生的聯結關係。

關鍵詞：Fakong 部落、海岸地名/景、*Misacepo'*、阿美族研究、地方感

Narratives of the Seascapes :

Naming and Sense of Place of Amis Fakong's Coasts

Abstract

Through their interaction with the coastal space, people of Fakong—an Amis community located by the east coast of Taiwan—practiced naming, foraging and rituals tha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ast.

For the elderly people of Fakong, especially for those from a collective of women—locally known as “*hai-long-nu*”(dragon woman of the sea)—names, landscapes and cultural knowledge regarding the coast remains alive through years of foraging and simply living by the coast. This thesis reconstructs life of the coast through the elders’ oral history. In the meantime, through the process of collecting coastal names, I learned that the interpretation of seascapes differs with respect to each informant’s unique background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 of each place; thus through understanding and analyzing these differences, we are able to portray Fakong’s local culture.

Every year between April and May, Fakong hosts *Misacepo*’ to ensure safety of the community members at the seascapes, especially from the harmful *kawas*(super nature spirits). *Misacepo*’ is a ritual that has been host by *selal*, the male age organization. The ritual not only maintains the beliefs of *Alimogas* and *Maliyali* through the continuous practice of boating, fishing, and sharing food, the efforts that people put into ritual preparation also engaged and formed a community identity, which in terms created a sense of place for the seascapes.

Keywords : Fakong, Seascapes, *Misacepo*’, Amis, sense of place

目錄

中文摘要	iv
Abstract	v
第一章 緒論	- 1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 1 -
第二節 問題意識	- 3 -
第三節 文獻回顧	- 4 -
第四節 田野地介紹	- 9 -
第五節 研究方法	- 13 -
第六節 論文架構	- 16 -
第二章 Fakong 部落海岸地名與地方感	- 17 -
第一節 Fakong 部落的組成與海岸生活空間	- 17 -
第二節 Fakong 部落的海岸地名範圍紀錄	- 22 -
第三節 海岸地名中再現多元的地方感	- 28 -
第四節 小結	- 35 -
第三章 Fakong 部落海岸地名與地景詮釋	- 37 -
第一節 Fakong 部落海岸地名的意義	- 37 -
第二節 海岸地名稱呼與地景詮釋	- 42 -
第三節 海岸地名的生活、儀式與文化地景	- 50 -
第四節 小結	- 56 -
第四章 Misacepo' 與地方感形塑	- 58 -
第一節 人群互動下形塑的海岸空間地方感	- 58 -
第二節 Misacepo' 與 Fakong 族人的關係	- 61 -
第三節 Misacepo' 參與觀察	- 76 -
第四節 小結	- 81 -
第五章 結論	- 83 -
第一節 研究發現	- 83 -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發展	- 86 -
參考書目	- 87 -
附錄一 田野調查報導人概況	- 91 -
附錄二 本研究之參與觀察情況一覽表	- 92 -
附錄三 Fakong 部落生活的海岸地名、地景圖片	- 93 -

圖目錄

圖 1、豐濱鄉 Fakong 部落位置圖（筆者根據 google map 重製）	- 10 -
圖 2、Fakong 部落生活中的海岸地名地圖。	- 23 -
圖 3、中文地名深橋地景圖，其位在海岸地名 Pakawalan 一帶。	- 27 -
圖 5、豐濱原住民市集海龍女平常所賣的產品，月光螺（ <i>toko</i> ）、花笠螺（ <i>sampiraw</i> ）	- 30 -
圖 6、與報導人夫妻前往東興海岸一帶 <i>Mecekiw</i> 。	- 32 -
圖 7、海岸地名 Fangasan 的位置圖。	- 43 -
圖 8、地名 Fangasan/蚊子山橋照片。	- 44 -
圖 9、海岸地名 Malocapa'位置。	- 45 -
圖 10、海岸地名 Malocapa'照片。	- 47 -
圖 11、海岸地名 Pasangawan 位置。	- 47 -
圖 12、Pasangawan（豐濱天空步道）舊照，攝於 2014 年，照片由豐濱社區發展協會提供。	- 50 -
圖 13、海岸地名 Cepo'位置圖。	- 51 -
圖 14、海岸地名 Pikosiwan 位置圖。	- 51 -
圖 15、海岸地名 Pikosiwan 與 Cepo'地景照片。	- 53 -
圖 16、海岸地名 Kayakay no Fakong 位置圖。	- 54 -
圖 17、海岸地名 Kayakay no Fakong（豐濱橋）地景照片。	- 55 -
圖 18、 <i>Patokaw</i> 豎旗儀式的標誌。	- 64 -
圖 19、 <i>Mipalowad</i> 出港祈福儀式時，部落族人在岸邊休息片刻。	- 65 -
圖 21、部落族人處理完飛魚後會席地而坐一起共食。	- 66 -
圖 22、挖土準備混合石頭與芒草，將溪的流水堵住，以利捕撈作業。	- 68 -
圖 23、部落族人封溪捕魚的概況圖。	- 68 -
圖 24、Fakong 部落族人敲打 <i>sadim</i> （魚藤）至貓公溪中。	- 69 -
圖 25、Fakong 族人到 Cepo'岸邊將祭品放入海水中。	- 70 -
圖 26、 <i>Misacepo</i> 的祭品， <i>a'tay</i> （生的豬肝臟）、 <i>kafos</i> （生的河裡的小魚）、 <i>hahak</i> （熟的糯米飯）。	- 70 -
圖 27、Fakong 男子年齡階層在祭場向 <i>Maliyali</i> 與 <i>Alimogas</i> 祭告。	- 71 -
圖 28、Fakong 部落族人 <i>Misacepo</i> '中午宴客。	- 72 -
圖 29、Fakong 部落族人 <i>Misacepo</i> '中午宴客。	- 72 -
圖 30、Fakong 部落頭目示範撒 <i>tafokod</i> （撒八卦網）。	- 73 -
圖 31、2019 年的 <i>Misacepo</i> '大風大雨，部落族人不畏懼風雨，仍進行完	

儀式。	- 75 -
圖 32、我初次參與 <i>Misacepo'</i> ，與當年度的 <i>Lakeling</i> 一同分類封溪捕魚的漁獲。	- 79 -
圖 33、2020 年疫情下的 <i>Misacepo'</i> 縮小規模，全程僅部落男子年齡階層成員參與。	- 81 -
圖 34、海岸地名 Lihoc 地景圖（大灣休息處一帶）	- 93 -
圖 35、海岸地名 Cikonoan、Cifacidolay 地景圖（大灣休息處一帶） .	- 93 -
圖 36、海岸地名 Patekonggan 地景圖與地景聲音的樣貌.....	- 94 -
圖 37、海岸地名 Arenimay 地景圖（豐濱公墓下方海岸一帶）	- 94 -
圖 38、海岸地名 Pakawalan 地景圖（深橋公車站一帶）	- 95 -
圖 39、海岸地名 Cilinoan 地景圖（永豐自行車行一帶）	- 95 -
圖 40、海岸地名 Ciiponan 地景圖（恩主公廟一帶）	- 96 -
圖 41、海岸地名 Ciakngan 地景圖（女媧娘娘廟一帶）	- 96 -



表目錄

表 1、Fakong 部落男子傳統年齡組織圖（2021 年版本）	- 11 -
表 2、Fakong 部落生活的海岸地名範圍分布（由北至南排列）	- 24 -
表 3、Fakong 部落海岸地名類別與地名意義	- 38 -
表 4、Misacepo'流程名稱、時間、地點簡表。	- 63 -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我於 2016 年時因參與財團法人耕莘文教基金會舉辦的「原住民大專生返鄉服務工作隊」活動，前往豐濱鄉立德部落服務，並在過程之中與團隊協助製作「Kudis¹部落地圖」和明信片等相關文宣品。同年暑假，我大學時期參與的東華大學原住民學院舞團，需到不同阿美族部落進行 *ilisin*²樂舞採集，而我當時被分配到的地點就在 Fakong³部落，因而結識了地方族人，參與當年祭典，並在隔年暑假加入部落的 *Selal*⁴（男子年齡階層）。直到現在，我持續跟隨著部落大小事務，參與在部落工作的一環，例如每年四、五月前後舉行的 *Misacepo*⁵，以及八月份舉行的 *ilisin* 祭典。

之後於 2020 年，我參與臺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中心接辦「國家海洋研究院」的「阿美族傳統海洋知識與文化研究暨活用推廣委託專業服務採購案」，計畫內容為調查台灣東海岸地區的阿美族傳統海岸地名，跟著工作團隊走訪了東海岸 10 個阿美族的部落，訪問當地對於海岸熟識的部落族人，詢問海岸的名稱與歷史故事。由於我對於東海岸阿美族的海岸地名相當陌生，在聽耆老講述後，被激發起對於這些地名的的好奇心，因為這些平時路過不會特別注意的海岸區段，甚至一個石頭，可能對於生活在當地的人們都具有文化意義。

「每個地名都在說明一個故事，地名可以幫助我們記憶住某些事，透過紀念不斷重新創造那個社會，那是一個敘述的資料庫，透過口述與書寫，讓我們創造我們相關的故事。」

¹ 今豐濱鄉立德部落名稱。

² 「*Ilisin*」以中文語境中常被翻譯為豐年祭，Fakong 部落族人則稱呼其為 *ilisin*，舉辦時期為每年的八月初期，儀式正祭時長約為六天。

³ Fakong 部落為今豐濱鄉貓公部落。

⁴ *Selal* 制度又被稱為年齡階層制度，早期的 Fakong 部落僅有男子年齡階層制度，近年部落女子也發展出年齡階層制度，而本研究所指的 *selal* 均為男子年齡階層。

⁵ *Misacepo* 又被翻譯為海祭、河祭、河口祭、捕魚祭等。

在上述計畫告一段落後，由於我從過去到現在一直在 **Fakong** 部落參與相關事務，利基於之前計畫調查 **io** 部落的基礎，及對海岸地名調查的興趣，我因此選擇了不在計劃範圍內的 **Fakong** 部落進行海岸地名初步的調查。結果，初步發現每個區段都會有不同的海岸地名，這些地名反映出部落族人過往與海岸空間的生活記憶，也開啟了這個碩士論文研究的契機。

一開始從我的視角來看 **Fakong** 海岸一帶，只覺得海邊很漂亮，不覺得有甚麼特別之處。但在訪問部落海岸地名的過程中，耆老們訴說著在海岸一帶的生活記憶，聯結到地名與地景，讓我從中看見「在地」族人的生活方式，與對海岸空間觀望的視角。例如 **Fakong** 部落近海，一塊露出海面、形狀顯著的大礁岩，部落耆老會先提到它叫 **Malocapa**⁶，在阿美語中是樹叉、分岔的意思，因為礁岩外型與之相像而得其名，早期部落女性、男性採集者會游泳至此地 **Micekiw** 或 **Mipacin**。⁷除了日常的採集，根據男性耆老的說法，此地早期也是舉行部落祈雨祭的重要地點之一，但祈雨祭已經停止舉行數十年，現在只能靠著老人家的口述記憶得知此儀式辦理的情景。

這顆岩石最早被記錄在國家單位的地圖中，是在 1924 年日據時期的〈五萬分之一地形圖〉中，當時被稱呼為「貓公岩」⁸，為當時國家力量介入為此地命名，但訪談過程中，族人普遍不會稱呼 **Malocapa** 為貓公岩。耆老口中的地名稱呼，代表的意義有很多層面，從這顆礁岩的外貌與名稱之中，能夠得知被取名的背後原因與價值觀，包含從生活層面之中，是部落重要的採集地，而在儀式之中，則是部落重要的祭場，甚至在對部落不同性別年齡層而言，**Malocapa** 的地景意義也會有所不同。**Fakong** 部落的海岸地名能夠連結生活的各種層面，從中體現出過去的生活記憶，並從各層面整理出過往的文化脈絡。因此，我希望透過更進一步的研究，將這些珍貴的體驗記錄下來之外，也深入探問傳統地名所再現的各種文化與社會意涵。

⁶ **Malocapa** 為 **Fakong** 部落的海岸地名名稱。

⁷ **micekiw** 為阿美語有撿拾貝類、螺類之涵義。**mipacin** 為拿著魚槍潛水漁獵之意。

⁸ 記載於〈台灣百年歷史地圖〉中的日至五萬分之一地圖，透過研究者本人進行地圖比對後得知。

延伸對海岸地名與地景研究所產生的興趣，我從 2018 年至 2021 年之間參與 Fakong 部落每年四、五月所舉行的 *Misacepo* 過程，發現 *Misacepo* 核心信仰的概念，為保護部落族人在河邊與海邊生活，不被自然空間的「靈」所傷害，而這些年在 Fakong 部落所接觸到的地方文化，圍繞著海岸空間有關的地名、地景、祭儀都在學習的過程中持續累積知識，也在其中觀察出有趣的現象，因此，透過研究訪談與參與過程，希望能從中透過這些記憶敘事文化，去詮釋 Fakong 部落族人與海岸空間的關係。

第二節 問題意識

生活空間鄰近海洋的 Fakong 部落，在早期有很大一部份的生活與海岸區域息息相關。我在日常與部落耆老聊天的過程中，聽到許多耆老們在海岸生活的經驗，像是在海岸邊採集、捕撈，以及舉行在海岸相關的儀式，或是部落內各地海岸空間的名稱，這些都顯示出耆老們在過去與海岸空間互動之下的結果。但是，並非所有部落族人對於海岸空間都是熟悉的，這與我所面對的，不同背景的報導人有關聯，而以下會以核心問題衍生出三個子問題進行提問。

本研究的核心問題為「**Fakong 族人與部落生活海岸空間之間產生的聯結關係為何？**」期望能夠透過民族誌的記錄，透過我的視角與 Fakong 部落族人對於海岸空間與儀式的看法，去描寫海岸生活的文化與記憶。

（一）過去阿美族海岸地名相關文獻之中，鮮少提及在田野之中所遇到的情形。但我發現，地方族人與海岸之間的關係並非只有單一說法，認知程度上也有不同之處，那麼，族人們對海岸空間詮釋有所差異的現象，有甚麼樣的脈絡和意義？

（二）Fakong 部落族人的記憶裡，經常提到一些部落常使用的海岸地名，透過了解這些地名的涵義，試圖理解 Fakong 部落族人海岸地名命名背後的邏輯，梳理其海岸空間命名的原則，以及這些海岸地名、地景記憶與部落族人之間的關係為何？

（三）*Misacepo* 作為 Fakong 部落每年在海岸一帶舉行的祭儀，Fakong 部落族人透過 *Misacepo* 與海岸空間建立何種關係？

第三節 文獻回顧

根據以上的問題意識，文獻回顧主要分成三個面向討論阿美族人與海岸空間之間的關係。首先第一部分從過去的文獻資料中，從阿美族與海岸之間互動的記錄裡，了解阿美族人在海岸生活的樣貌，並在與海岸環境的互動下，建構出部落海洋文化的脈絡。第二部份是回顧過往研究阿美族海岸地名，透過這些海岸地名的了解，歸納出了海岸地名的分類系統。第三部分則是回顧過去研究地方感（Sense of place）理論的文獻中，從定義之中了解何為地方感，並從回顧中了解如何將人與地方空間的互動詮釋出來。

一、阿美族的海岸空間

本研究所指涉的海岸空間，包含近岸陸地、潮間帶與近岸海洋等區域，這些區域主要為阿美族日常與海洋互動的空間。阿美族在海岸活動的空間，透過身體進行日常實踐文化，並以記憶保存與海岸之間相關的互動，使得部落族人對海岸空間擁有共同的記憶。

記錄阿美族與海岸互動關係之間的文獻中，花蓮縣豐濱鄉的港口部落累積了許多文獻資料。從阮昌銳（1969）所撰寫的《大港口的阿美族》中，記載了港口阿美族的漁撈文化，從宗教信仰與生活習慣層面，呈現捕魚對港口阿美族人的重要性，也從中顯示出港口阿美族人與海洋資源之間的互動關係。呂憶君（2007、2010）研究港口部落的海岸空間，整理出關於港口部落海岸的地名記憶，海祭儀式的過程，港口人對海岸的使用，描繪當地族人日常生活與部落海岸有著密切的關係。歷經數年之後，當代的港口部落在海岸空間的使用上面臨挑戰，江長銓（2019）透過詮釋港口部落的海洋觀，並描述當代港口部落族人的漁獵型態，將海洋觀解釋其內涵與意義，描寫當代港口族人在面臨到來自外部的衝擊下，是如何用自己的一套方式與海洋相處，也從中勾勒出當代港口部落族人與海岸之間的關係。

台東地區的阿美族語海岸互動的研究裡，呂慈慧（2019）在調查重安部落潮間帶採集的論文中，指出重安與鄰近阿美族部落，對於海洋自然資源的採集觀念，

並從阿美族自身女性採集者的視角，透過研究潮間帶採集文化，所產生阿美族潮間帶採集文化。阮文彬、劉炯錫（2004）在宜灣部落的漁獵研究中，介紹部落族人在漁獵生活上使用的用具，或當地海洋生物種類及稱呼，內容較少提及當地人對於海岸空間的觀念與想法，對於部落族人日常生活與海岸的互動描述也較為缺乏。都蘭部落的海岸空間研究中，蔡政良（2020a：18-19）並在〈O'rip i riyal「海邊」的生活：都蘭部落的海洋知識與部落發展〉一文中，透過描述都蘭部落族人在生活中與海岸的關係，刻畫出都蘭部落與海岸空間互動下產生的獨特文化，並引用都蘭部落「國歌」〈O 'Atolan fangcalay a niyaro' 美好的都蘭部落〉中的歌詞，對都蘭部落男女在海邊的性別分工進行對照，從男性的射魚，到女性的採螺，在族人日常的生活實踐中，認識這些海岸空間，並從與海岸互動過程之中，透過身體實踐承載著部落的歷史與文化。蔡政良在另一篇文章中，對東海岸阿美族人的漁獵文化進行描述，以都蘭部落族人所建構的海洋傳統生態知識（TEK），去討論部落海岸傳統領域的使用，以及在當代面臨國家權力的挑戰下，這些當地族人與海岸的活動是如何持續的進行（Tsai 2020）。從上述的資料之中，分析阿美族在生活的過程中，與海岸空間產生的互動關係，而這些互動過程中講述到的不只有物理性的層面，而是有著與阿美族社會與文化的深層連結。

因此，空間不只是物理性的環境，亦牽涉人與環境互動所產生的意義。黃應貴（1995：4-9）指出：「空間為一種社會關係；這包括個人之間與集體之間的。」同時他也認為：

對於每個社會空間現象的了解，不必只限於某種空間建構；經由多層的空間建構與社會生活的多層面的結合，我們更能深入而廣泛地瞭解空間與社會文化現象。

（同上引：9）

從上文中跳脫出空間的物理性質，進入與人與空間互動關係的社會文化出發，本研究指涉的海岸空間是由部分阿美族人的文化習慣產生的空間建構，透過不斷的與海岸互動，並在日常做出實踐，對海岸空間保持密切的關係。因此海岸空間

在此並不單純只是一個空間，並以豐富的文化樣貌，與社會關係形成一個文化場域，在透過記憶與實踐將文化傳遞到下一世代。

二、 阿美族的海岸地名

東海岸的阿美族，在日常生活空間上與海岸空間相處密切，在互動的過程中，發展出許多海岸地名，在這些海岸地名背後的涵義中，能發現那個地方獨特的歷史與文化脈絡，江長銓在港口部落的研究中指出：

海岸空間的命名，代表著人賦予自然意義，是將客觀事實轉換成為具有社會意義的空間，也展現出一個族群對空間的詮釋，從空間(Space)轉換成地方(Place)的過程，呈現該族群對於環境的使用特性。(2019：65)

上述的引文中，以海岸空間命名去呈現出其社會意義，也是透過部落族人與海岸空間的互動，建構出該地方特有的海洋文化，並在海岸地名上，呈現出背後的命名邏輯。

過去研究阿美族海岸地名的資料中，以港口部落的海岸地名研究最為完整。呂憶君(2010)的研究中，將港口部落的海岸地名透過分類的方式，將每個海岸地名背後的涵義與過往的故事講述完整，發現港口部落由於日常生活不斷地使用這些地名，因此地名豐富的記憶才能夠被傳承下來。透過描繪出這些港口部落的海岸地名，呂憶君歸納出當地阿美族人對於海岸地名的命名原則，其中五個命名的方式包括了：「重要的歷史記憶，對於個人的紀念，以海岸地景的特殊性，為平日採集、漁獵、休憩聚集處，當代創新海岸地名。」(同上引：81)從這五項的分類可以得知港口部落海岸地名的特質，與這些地名被命名背後的觀念。

江長銓指出呂憶君(2010)的五種歸納方式仍有不足之處，應再另新增一種分類為：「以取得特定物種為命名」(江長銓 2019：67)。並舉例特定物種連結部落族人對於海岸的記憶。從上述六種分類方式中，作為分類港口部落海岸地名田野的基礎。除了港口部落的海岸地名研究之外，蔡政良等(2020)在國家海洋研

究院計畫的期末報告中，經過東海岸十多個阿美族部落海岸地名田野調查後，歸納出了幾項阿美族海岸地名的命名原則包含了「歷史記憶、海岸地形特色、近岸海洋特色、海岸生態特色、具有生命感的歷史意識、感官式的命名、傳統環境知識」(蔡政良等 2020：70)從呂憶君(2010)、江長銓(2019)、到蔡政良等(2020)所提出的阿美族海岸空間的命名系統中，讓我對阿美族海岸地名的命名原則有所初步的了解。

三、 地方感 (Sense of place)

政治地理學家 Agnew (1987) 分析了地方三種主要研究要素：

場所 (locale)，社會關係被建構的所在 (settings)；區位 (location)，包含了更廣尺度上運作之社會與經濟所界定的社會互動場所的地理區域；以及地方感 (sense of place)，指地域的感覺結構。

(王志弘 2006：14)

地方感的理論背景為人文主義地理學範疇，根據林嘉男、許毅璿(2007)，陳全榮、劉淶璐(2018)，朱竑、劉博(2011)，在整理過往關於地方感的理論中，這些學者試著對這些理論進行統整，讓地方感的定義有更明確的方向。以下是兩段關於地方感的定義。

地方感的定義較為廣泛，不僅代表人與環境的聯結現象(phenomena)，更可能是一種感受(feeling)、信念(belief)、態度(attitude)、行為(behavior)、思維模式(ways of thinking)與生活型態(lifestyle)等。

綜言之，地方感可定義為所有人與環境聯結關係的總稱。

(林嘉男 2007：46)

地方感指人們對於特定地方的情感依附和認同，主要包括地方依戀和地方認同兩個維度，其核心意涵體現社會文化建構的過程，並始終保

從上述兩段對地方感理論的定義中，林嘉男是將地方感以人與環境的互動下進行定義，並以人對於環境一切的行為作為定義的總稱。陳全榮與劉淶璐(2018)在〈地方感研究文獻評析〉一文中，整理了兩岸從事地方感相關的研究，在地方感研究的十八篇中，從中作出研究路線上的討論，並從過去文獻給予的地方感定義作出新的詮釋，將地方感核心涵義定義為體現文化建構的過程。

地方感研究的文獻中，題材的範圍較為廣泛，近幾年國內的地方感理論研究，正追求本土化論述，希望能夠透過研究，詮釋台灣社會中的各個層面與樣貌。全球化的地方感研究中，陳重成(2010：86)指出台灣是一個移民的社會，並從權力的角度，呼籲台灣能夠進行落地的本土自治經驗，由於過往的殖民歷史，因此讓台灣有更深厚的文化底蘊，形塑出建構多元地方感的文化基礎。Fakong 部落歷經不同的政權統治下，在部落記憶與日常實踐中仍保存著阿美族的海岸地名，從部分地名能夠看出其過往的文化脈絡。

地方感除了是與環境互動下所形塑出的認同外，同時也是作為認同自身群體，或是認同自身族群很重要的理念。在嘉蘭部落的例子中，嘉蘭部落透過實踐在地感的文化農業，結合在地的農業與觀光，讓農業中的地方感得以與地景相互結合，使得促進嘉蘭村在地居民的文化認同(江昱仁 2019：23)。從此案例之中，配合在地文化產業，能提升嘉蘭村居民對部落的文化認同，同時也有助於青年的返鄉就業。地方感研究中，有一部份則是透過某些事件，能從中看出當地形塑出的地方感。黃子倫(2019：45)在建國市場的拆遷案例中指出：

本研究認為面臨拆遷危機的社會運動，地方感是包含個人情感與社會建構的共構地方感。同時，社會運動過程，文化轉譯者有助於促使雙方地方感的生產。

建國市場的拆遷導致地方感的提升，並在地方感形塑的過程中，透過研究

去記錄當地的樣貌。嘉蘭部落與建國市場的例子中，以地方感作為媒介，訴說當地人與環境下互動產生的文化脈絡。

（四）小結

前面三個段落的文獻回顧資料裡，從阿美族的海岸空間與海岸地名研究，能看出東海岸阿美族在日常生活的文化中，與海岸建立的聯結現象，而在人與環境的互動下產生的聯結，則為地方感理論的核心背景。Fakong 部落為東海岸阿美族的部落，族人在日常的生活方式中，與海岸空間息息相關，從中海岸地名與日常生活中，是否也與海岸空間產生所謂的聯結現象，而本研究的核心問題為「Fakong 族人與部落生活海岸空間之間產生的聯結關係為何？」，藉由該提問，以及過去文獻的回顧輔助下，我將以 Fakong 部落的田野的過程中回答問題。

第四節 田野地介紹

一、 田野地點的選擇

Fakong 部落累計至今的相關文獻並不多，大多數的題目為探討 *ilisin*（豐年祭）的音樂研究，或是 Fakong 部落 *ilisin*（豐年祭）演變的形式，例如吳欣駿在 2012 出版的〈原鄉與都市的豐年祭空間演變過程－以貓公部落為例〉，以及蔡宜紋在 2013 年出版的〈花蓮縣豐濱鄉貓公部落阿美族豐年祭儀及音樂研究〉。至今與海岸為主題的資料付之闕如，Fakong 部落的海岸地名的研究則是目前尚未有人進行相關調查與記錄。在文獻資源稀少的情況下，該用何種方法進行調查與記錄，都將會對未來書寫論文時具有挑戰，但也因為未有人對海岸地名紀錄過，因此我選擇 Fakong 部落的海岸空間作為田野紀錄的地點。

Fakong 部落近幾年的發展與關注的焦點，主要圍繞在聖山 Cilangasan（奇萊雅山），從部落社區發展協會到地方實驗小學，都發展出與聖山 Cilangasan 的一套知識系統，但海邊相關的文化則較少被關注。因此本研究透過田野調查的形式，去了解 Fakong 部落族人對於海岸空間的記憶與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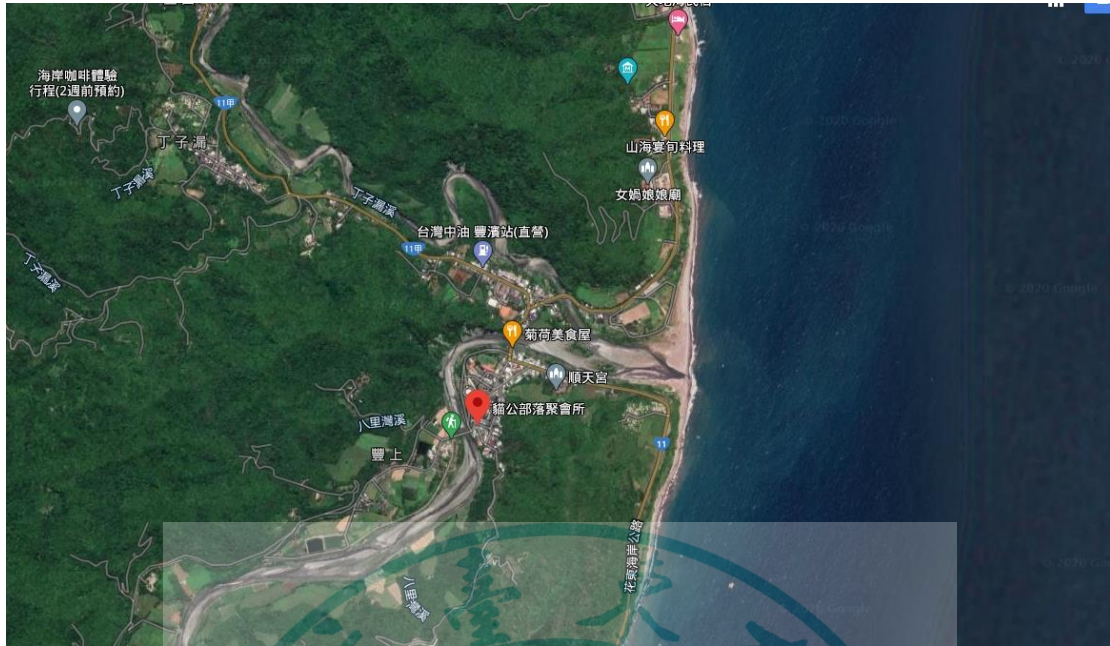


圖 1、豐濱鄉 Fakong 部落位置圖（筆者根據 google map 重製）

二、 Fakong 部落的現況與起源傳說

Fakong 部落位於台灣花蓮縣豐濱鄉豐濱村，部落阿美語名稱為「Fakong」，為植物文殊蘭的意思，傳說早期此地文殊蘭數量眾多，因而用植物稱其部落名。在人口數量中，在花蓮縣豐濱鄉戶政事務所的統計中，截至 109 年 10 月，豐濱村的總人口數約為 3,621 人。目前的豐濱村的行政區裡包含了貓公部落(Fakong)、八里灣部落(Haciliwan)、丁子漏部落(Tingalaw)。

早期其他族群進入之前，以阿美族群為主的 Fakong 部落由本地與其他部落的阿美族移居所組成。其中的起源傳說有相當多種說法，像是近幾年來部落以起源地之一的聖山奇萊雅山(Cilangasan)作為發展重點，至今在臉書成立「貓公部落聖山腳下的部落」專頁，在學校的部分則是成立「豐濱國小阿美族聖山 cilangsan 實驗小學」，以部落起源傳說的聖山當作名稱，藉此發展部落與傳承文化。除了聖山起源說之外，在佐山融吉所寫的《蕃族調查報告書》的第二冊中，其說到貓公社的起源於：

太古時代居住 Sanasay 島，其後移 Kakawasan（猴仔山），又陸續遷往 Torik（今都歷）、Kasowan、Cepo'等處，最後於此落腳。由於社之對

岸 Fakong 植物繁茂，故以此為社名。推算起來已是九代前的往事。此外，社內亦有來自 Paterongan 社者。

（佐山融吉 2009〔1914〕：207）

三、 Fakong 部落的年齡組織與發展協會

（一） 部落傳統組織：

目前部落內有阿美族所組成的年齡階層制度，會依照不同的性別、年齡進行區分，目前的男子年齡階層約 3 至 4 年為一階層，組織分工完成部落內部公共事務與各項活動。

部落組織舉辦的祭儀中，公共性的事務主要聽從 *Mama no kapah* 的指揮與領導，部落性儀式部分有每年四、五月份時舉行的 *Misacepo'*（河祭、海祭），與每年的八月份時舉辦的 *ilisin*（豐年祭）等祭儀。平時部落內會有不同的分工情況，並沒有強制性規定階層的參與，通常為主動自發性的去協助部落事務。

表 1、Fakong 部落男子傳統年齡組織圖（2021 年版本）

中文/阿美語階級名稱	阿美語名稱
耆老階級	<i>La-holam</i>
<i>Kalas</i> （部落年紀約為 70 歲以上的耆老）	<i>La-sana</i>
<i>Lofag</i> （從青年之父與 <i>Kalas</i> 之間的耆老階級）	<i>La-fois</i>
	<i>La-fowak</i>
	<i>La-takag</i>
	<i>La-tiyam</i>
	<i>La-kowaw</i>
	<i>La-tofor</i>
	<i>La-owic</i>
	<i>La-sdeg</i>

	<i>La-diwas</i>
	<i>La-cker</i>
	<i>La-folo</i>
青年之父	<i>La-fagas</i>
<i>Mama no kapah</i>	<i>La-kowa</i>
<i>Lakeling</i>	<i>La-holam</i>
青年階級	<i>La-dihif</i>
	<i>La-apin</i>
	<i>La-fodw</i>
	<i>La-kafos</i>
	<i>La-tomay</i>
	<i>La-senir</i>
	<i>La-tamay</i>
青少年階級	<i>Pakarongay</i>

資料來源：豐濱社區發展協會、部落傳統年齡組織提供

（二） 豐濱鄉豐濱社區發展協會：

發展協會負責豐濱文化健康站外，近年來以 *Cilangasan* 作為部落發展重點，並在臉書成立「貓公部落聖山腳下的部落」專頁，透過網路的力量行銷部落，推廣部落的美食與傳統文化。除了部落內的旅程推廣外，也與東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合作「東海岸部落工作假期」，將外面志工帶進部落一同工作體驗部落生活，並以蓋茅草屋或至聖山報訊息為活動重點。其他活動方面也包括舉辦「貓公路跑」、「貓公彈弓比賽」等。

四、 我與 *Fakong* 部落之間的關係

2016 年我因與東華大學原住民學院舞團至 *Fakong* 部落田野 *ilisin* 的樂舞文化，進而認識了地方的族人，緣分也就一直持續到現在。我在 2017 加入了當時

剛從青少年階層 *Pakarongay* 畢業的新階級 *La-senir*，身上掛著螢光綠色的珠串，這是從部落青年階級剛畢業，進階到 *Lakeling* 的 *La-kowa* 階層傳承下來的信物，頭上戴上象徵進入青年階級的羽冠頭飾，當時隊上的同梯以及部落長輩有特別提醒我，一旦進入了部落的 *selal*（男子年齡階層制度）就是一輩子的事情，而透過這個 *selal* 制度繫住了我們階層的每個人，從此也就開起了這段與 *Fakong* 部落的緣分。

加入了 *selal* 後，我從 2017 年到 2021 年之間，默默的參與了部落性祭典活動，像是較具指標性的 *ilisin*、*Misacepo*’，或是社區發展協會舉辦的相關活動，和地方家族之間的婚喪喜慶。由於自己本身過去原住民族群身分認同，在大學以前因家庭複雜的因素，一直沒有機會實踐，透過參與在 *Fakong* 部落大小事務的過程，我從中慢慢認識自己的族群身分。

我在 2019 年進入了研究所就讀，後因接觸到東海岸阿美族海岸地名研究計畫，而在計畫告一段落後，我詢問部落的長輩是否能將 *Fakong* 部落的海岸地名寫成碩士論文，受到部分長輩表示支持後，我將海岸地名延伸探討至海岸空間。過程中因研究接觸了部落中與海岸生活息息相關的海龍女（海龍女指涉與海有密切互動的女性們），也因進入部落男子年齡階層參與 *Misacepo*’，逐漸從訪談與實際參與的經驗中，認識了部落一部份的生活與儀式的樣貌，希望能將其記錄與描寫。

第五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根據提問：「*Fakong* 族人與部落生活海岸空間之間產生的聯結關係為何？」試圖從 *Fakong* 部落的海岸地名、海岸地景記憶與 *Misacepo*’作為田野調查的重點去回應核心問題，研究方法主要採行參與觀察法及深度訪談法為主。透過 *Fakong* 部落族人對於海岸地名與地景的口述資料，以及過去我在 *Misacepo*’的參與觀察過程，進行民族誌的描寫，再透過深度訪談法，從部落族人的口述資料補足參與觀察的內容。

本研究方法依照深度訪談與參與觀察，依照以下三個方向進行資料的蒐集與整理：一、*Fakong* 部落海岸地名範圍的指認與阿美語地名的意義。二、*Fakong*

部落族人對於海岸空間的地景與生活記憶。三、Fakong 部落 *Misacepo* 的內涵與形式。

一、 Fakong 部落海岸地名的指認與阿美語地名在當代的意涵

Fakong 部落族人對於相同地點的海岸地名，並不是每一位耆老都有相同的記憶。女性早期因潮間帶採集，對於沿海一帶有深刻的記憶，因此我透過文化健康站的女性長輩們舉薦，尋找到了被部落族人稱為「海龍女」的一群女性長輩們，她們平時沒有參與太多部落的公共事務，但對於這些海岸地名還是有許多的生活記憶，也因長年從事海岸相關採集活動，而累計對於海岸一帶的豐富知識。透過這些耆老們對於 Fakong 部落海岸生活空間的位置指認，讓這些地名的涵義，以及背後命名的邏輯逐漸能夠將其記錄下來。

二、 Fakong 部落族人對於海岸空間的地景與生活記憶

Fakong 部落族人在部落海岸生活的經驗，大多集中在較為年長的族人記憶中，現代的 Fakong 部落生活型態，相較於過去，已經鮮少族人與部落的海岸空間有所互動。其背後造成的原因複雜，將在會透過深度訪談的方式去進行調查進行釐清該原因。

Fakong 部落關於海岸空間的使用方式，以及相關記憶主要存留在耆老的腦海中，這些記憶可能會隨著耆老的凋零，而逐漸被遺忘。因此我希望透過本研究整理這些逐漸褪色的生活記憶，並從這些記憶中描繪出過往在 Fakong 部落海岸空間的生活經驗，用以回應本研究的核心問題。

三、 Fakong 部落 *Misacepo* 的內涵與形式

Misacepo 能夠呈現出 Fakong 部落族人在儀式方面如何使用海岸空間。作為 Fakong 部落至今仍固定舉行的儀式，過去尚未有文獻探討該儀式的流程與形式，以及部落傳統年齡組織如何在其運行中扮演角色。我從 2018 年開始，每年參與 Fakong 部落的 *Misacepo*，過程聆聽到許多關於耆老講述的歷史脈絡，並

透過身體的實踐，參與在其中，除了參與觀察，本研究也透過深度訪談的方式，補足不足之處，希望從耆老講述 *Misacepo* 由來的故事之中，以及觀察部落族人在舉行的儀式裡，如何透過部落組織與文化，建立起與海岸空間的關係。

四、研究過程中的田野材料取捨

本次採集的一手田野資料中，過程裡有將部分田野資料進行斟酌取捨，其原因為資料經過分析與評估後，報導人對於部落海岸「地名」定義上的不同。因 *Fakong* 部落在日常溝通上還是以阿美語為主，一開始進行訪談前若使用阿美語 *ngangan*⁹ *no riyar*¹⁰（海的名字）與 *lawac no riyar*（海岸、濱海）¹¹ 使用上似乎都會有其效果，但由於報導人也許會對於這兩個詞彙有不同的認知，獲得出來的答案也會不同。例如，若以 *ngangan no riyar* 進行提問，部分報導人會認為海怎麼會有名字，因此會反映說她們不清楚，此時若是以 *lawac no riyar* 進行提問，就會與我認知上的海岸地名概念較為接近。由於 *Fakong* 部落大部分海岸地名是在海岸公路台十一線上，因此在海岸地名特色上，使用 *lawac no riyar* 會更適合作為切入點的關鍵詞。

簡單來說，起初我對報導人說要問「海岸地名」，在報導人的認知，會認為 *Fakong* 這種大型、以部落為單位的名稱才叫做地名，而我則在舉例各部落的海岸地名後，才獲得更多的地名資料。例如，當初採集到 *Patekonggan*¹² 這個地名時，因其背後的命名邏輯為海岸的聲音，報導人覺得這不能算是海岸地名的一種，認為這僅是一種對現象的描述。在我與報導人講述過去研究的記錄與我的觀點後，則認為此也為命名方式的一種而將它記錄下來。另一種情況則為，僅在某位報導人的口中聽過的地名，也需與不同報導人進行探討，作為是否要納入成田野材料的依據。因此與眾多報導人的溝通，是在田野材料的取捨上，相當重要的一環。最後我發現，只要不斷的進行田野訪談，不斷地問海岸地名的資料，就會不斷的有回應持續出現。訪談過程中，報導人的狀態時常會有所變動，有時會突然想起很多事情，有時候會忘記說過什麼事，有時則是以開玩笑、搞笑的形式回答，有

⁹ *Ngangan* 中文譯為名字、名聲。

¹⁰ *Riyar* 中文譯為海、海洋之意。

¹¹ *lawac no riyar* 中文譯為海岸、海濱、沿岸之意。

¹² *Patekonggan* 為海浪拍打的撞擊聲。

時甚至沒有在做訪談，但是想知道的答案突然在日常閒聊之中出現，但不論狀況如何，還是取決於研究人如何與報導人達成田野材料的取捨。

第六節 論文架構

第一章：主要為研究的動機與問題意識、文獻回顧，並說明研究內容與架構為何。章節的安排上，為了回應本研究核心問題衍伸出來的三個子問題，分別會從後面的章節進行回答。

第二章：主要呈現出本研究在 **Fakong** 部落田野海岸地名時，面對報導人給予海岸地名資訊上的不同之處，從中發現其產生差異的原因，並了解報導人之間在背景上的差異，進而描繪出 **Fakong** 部落的地方文化脈絡。

第三章：以族人口述的材料，將部落生活中的海岸地名，在字面上進行分類與詮釋，並從海岸地名與地景的角度，從族人回憶之中，去描寫過往在此海岸空間生活的樣貌，並描寫地名與地景之間的關係。

第四章：從部落族人在 *Misacepo* 的舉行過程中與男子年齡階層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並加入我在其中參與觀察的視角下，從 *Misacepo* 的例子中，描寫部落族人儀式中對於部落產生的地方感凝聚，以及在舉行儀式過程中與海岸空間所產生的聯結關係。

第五章：論文的結論，將回應本論文的核心議題，對 **Fakong** 族人與部落生活海岸空間之間產生的聯結關係進行最後綜合歸納整理。

第二章 Fakong 部落海岸地名與地方感

Fakong 部落的位置在鄰近太平洋的台灣東海岸，族人因居住地靠海岸一帶，透過日常在海岸一帶的生活方式，對於海岸空間有一定的熟識程度。本研究調查的海岸地名，為 Fakong 部落族人早期與海岸空間建立的關係，熟悉的海岸生活空間，與對海岸地名位置的描述。

過去在阿美族海岸地名相關文獻之中，鮮少提及調查地名時的記錄，我在 Fakong 部落田野調查時，發現在詢問部落每一個海岸地名的過程中，不同背景的報導人，對於海岸地名、範圍的口述資料會產生些微的不同之處，而每個報導人對於海岸地名與地景的認識程度也有所不同。這些差異讓我對此感到好奇，因此在進入第三章詮釋 Fakong 部落海岸地名與地景的民族誌前，本章先回應問題核心衍生出的第一個子問題：「地方族人與海岸之間的關係有些不同之處，而造成這些不同之處的脈絡與意義？」。透過了解產生差異背後的脈絡與意義，並從海岸地名的角度去理解 Fakong 部落報導人與海岸空間之間的關聯性與其地方感。

第一節 Fakong 部落的組成與海岸生活空間

在進行 Fakong 部落海岸地名田野調查初期，我帶著滿滿的期待來到貓公部落聚會所，想找尋適合接受海岸地名訪談的報導人。部落社區發展協會的成員，向我推薦了一些文化健康站年長的阿嬤們，但大多數的阿嬤當時都婉拒了我。其中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這些時常參與文健站的部落阿嬤們不常去海邊，自認為對於海岸地名不熟悉，因此推薦我去問部落菜市場擺攤的阿嬤們。菜市場的阿嬤會去海邊採集螺類、貝類等，被這些文健站阿嬤們稱呼為「海龍女」。第二、海岸地名在部落內的詮釋權，其中又可以區分為兩部分：第一，這些阿嬤們認為擁有海岸邊土地的人，更有資格去講出該地的名稱；其次，則是從部落傳統年齡階層組織權力角度來看，在部落具有聲望與地位的人才能夠代表部落詮釋這些地名。

從上述所提出的兩點可以了解到，以 **Fakong** 部落族人的觀點來看，並非每個人都是合適的報導人，意即，並非每個人都了解海岸空間的名稱，這是與日常生活經驗的累積，以及土地擁有者，或是否為部落傳統領袖等因素息息相關。上述背後的原因提醒了我，在田野的過程中，必須多找尋不同背景的報導人，在獲取海岸地名一手田野資料時，也必須謹慎的分析與記錄。因此從初次拜訪文健站的阿嬤後，我從中發現若要將海岸地名透過文字記錄保存，要涉及的層面其實比想像中廣泛。從海岸地名的名稱、阿美語的拼音¹³、海岸地名範圍、鄰近部落的地名、海岸地名背後命名的意義、地方記憶、部落性儀式、傳統的海岸地名，每一個都是調查海岸地名時，會接觸到的資訊。

以下將以 **Fakong** 部落的組成與海岸生活空間做為基本資料做敘述。**Fakong** 部落的組成相當多元，其包括了內部多個氏族在不同時期遷徙的歷史脈絡，以及土地分配上位置的相對關係。**Fakong** 部落與鄰近海岸部落之間的關係微妙，也使我在選擇記錄的海岸地名之中，並非以部落傳統領域的標準去記錄，而是以多數族人早期生活空間與地方記憶的面向，作為記錄的取捨的標準。

一、 多個阿美族氏族的遷徙組成

Fakong 部落在《台灣原住民史-阿美族史篇》中，根據當時部落耆老的口述歷史資料講述部落的氏族組成如下：

據年齡很高的 Ohoy 的口述，居住豐濱的阿美族人遷徙來的時間先後區分，依序為：1.台東縣成功鎮遷來的 Kakopa 氏族；2.新社附近來的 Cepo'氏族；3.烏漏社來的 Pacidal、Ci'oporán、Monari'三個氏族；4.南勢阿美族中之七腳川社人。

（許木柱等 2001：186）

從過去耆老的氏族遷移記憶中，能夠初步了解早期 **Fakong** 部落來自不同

¹³ 此阿美語並無使用特定被分類的拼音方式。

地區遷徙的歷史，而這些可以參考為當代部落形成前的一段遷移歷史。根據當代部落耆老的口述，以貓公聚會所為中心，¹⁴ 居住在最靠近聚會所的家戶，為最早就住在 Fakong 部落的氏族，爾後才陸陸續續有不同的氏族遷徙於此，形成一個聚落。文獻則指出，日據時期居住在現在豐濱國小周圍的「貓公」社，與遷徙過來在豐濱國中附近的「Saikoran」社，後來就合併稱「貓公」。(許木柱等 2001：186)

綜合文獻及訪談資料，可綜合出 Fakong 部落最早期的族人居住地方較靠近 Taloan (貓公聚會所)，後來慢慢延伸到現在豐濱國小附近一帶，之後從各地遷徙的族人則部分居住在豐濱國中附近一帶。我在田野調查中遇到幫我指引的族人，普遍認為海岸邊的海岸地名詮釋的權力，是後來居住於海岸一帶 (豐濱國中) 附近的族人。隨著田野訪談的推進，我逐漸意識到，以部落為單位進行海岸地名採集，無法反映出部落族人在居住區位的差異，因此我在尋找訪談對象時，必須詢問住在部落中不同區域的 Fakong 族人。

部落因早期的遷移歷史、居住地區，到有國家力量介入，影響後來的土地分配權力，讓報導人認為土地名稱應由所有權人決定。Fakong 部落在日據時期到國民政府遷台時期，為花蓮海岸線重要的發展據點之一，根據報導人 L 阿嬤的說法，在豐濱愛琴海民宿一帶，曾有國民政府軍人居住於此，更早以前則是日本人居住在此區。在《——道來道-台 11 線人與路》一書中也記錄了與 L 阿嬤的口述相互吻合的，豐濱溪北面一帶的 Fakong 部落歷史脈絡：

「貓公溪孕育了豐濱村的開墾，豐濱橋橫跨貓公溪，讓貓公溪兩岸生活圈變成一體，從日據時期就是外來移民喜愛的落腳之地，先是日本移民，戰後撤出，民國 55 年時，當時駐在此區的海防老兵陸續退伍，即在此定居，同時因海港、道路的開發，與香茅產業的興盛，最多達 15000 人，隨著台灣經濟型態改變與老兵凋零，現在豐濱鄉人口數將近五千人，80% 為原住民。」

¹⁴ 為 Fakong 部落重要的男子集會所，Ilisin 期間時，是祭典重要的儀式場所。而目前非 ilisin 期間時期，同時為文化健康站、豐濱部落社區發展協會等組織的辦公室。

從上述的文獻記載以及口述資料的比較，能夠發現 **Fakong** 地區從早期到現在都有許多族群之間互動，除了有 **Fakong** 當地的阿美族人，以及自其他部落陸續遷徙至此的阿美族人，還有日據時期往返豐濱一帶的日本人，和國民政府遷台後的外省老兵族群，到現代不同族群之間的通婚，在族群持續的互動下，形成了豐富的文化，也形塑了 **Fakong** 部落獨特的地方歷史與空間記憶。我所訪談的報導人，許多是來自不同家族、氏族，所熟識的生活場域也並非都在海岸一帶，在接受訪談的過程之中，不同家族之間的記憶會有些微的不同之處，也會因報導人過去接觸不同族群的文化下，在海岸地名的訪談結果體現出來。

二、行政區與鄰近部落簡述

Fakong 部落在台灣의行政區劃分中，隸屬於花蓮縣豐濱鄉豐濱村其中一個部落，北側以村為單位的話，則依序為新社村與磯崎村，往南則為港口村與靜浦村。本次海岸地名的調查，採集的海岸地名位置分佈，範圍以部落為單位，大約橫跨於新社部落、東興部落、立德部落之間。

新社村位於 **Fakong** 部落北側之地，其中包含有新社部落與東興部落。根據《噶瑪蘭族變化中的一群人》一書，新社村若以村為單位則會分成十一個大小聚落，包括 **Bangasan** 聚落、**Malalu'un**、**Tokudan** 聚落、**Maklahay** 聚落、**PatRungan** 聚落、**KaudaRan** 聚落、**Tapuan** 聚落、**KdiRr** 聚落、**Dipit** 聚落（清水純 2011 : 39）。東興部落為上述的 **Malalu'un**，或拼 **Mararo'ong**，舊稱宮下（許木柱等 2001 : 184）。新社部落以噶瑪蘭族為主要組成，在清朝光緒四年西元 1878 年，在宜蘭平原發生達固湖灣事件後，陸續向花蓮、台東海岸一帶遷徙而成。新社部落當時為加禮宛人遷徙的重要地點，早期的研究資料則顯示，在加禮宛人遷居新社以前，新社有住許多阿美族氏族，包括 **Pacidal**、**Ciwi-dian** 兩氏族，後被大港口人所敗，新社附近則荒廢，直到加禮宛人遷居於此¹⁵。（許木柱等 2001 : 184）

¹⁵由於引用資料的書寫年份在噶瑪蘭族尚未正名前，因此使用的字詞僅包括早期的部落名稱。

在歷史事件的變動下，地方人群之間的流動，讓部落之間的關係有所變化，其邊界則持續有不同的推移，部落之間對於領域抱持的角度也就有所不同。因此，本次研究對範圍的界定，主要是依據 **Fakong** 部落耆老們的熟悉的海岸生活空間，並以採集到的海岸地名，與地方記憶跟生活習慣交叉進行詮釋，而並非使用部落的傳統領域概念作為調查界線。

三、 **Fakong** 部落海岸一帶採集近況

Fakong 部落的海岸區域，早期有沙灘，海水離岸邊有一段距離，近年來海水的位置逐漸向岸邊靠近，海岸邊出現的防波堤與消波塊也成為海岸風景常態。早期許多部落族人會在海岸邊釣魚、漁獵、採集螺貝類、捕魚、捕鰻苗等一系列海岸採集活動。但隨著海平面逐年升高，海水向海岸邊的陸地逼近，潮間帶範圍縮小，加上部落族人的生活習慣改變，導致這類的活動逐漸減少。若以採集螺貝類為例，今日許多在地婦女採集螺貝類的首選之地，在有交通工具後，會選擇轉移到距離較遠，但更為安全的海岸邊，不過也是有婦女冒著被海水吞噬的危險，去鄰近岸邊進行採集；較為年輕一輩的女性，從事海岸邊採集的情況則較為少見。

部落居民在接受訪談時，大多以年紀較大（50 歲以上）的報導人具有海岸採集相關經驗，但也不是全部的族人都有豐富的海岸生活經驗，大多數 **Fakong** 族人生活的區域，還是圍繞在聖山 **Cilangasan** 附近，對於山上的地名相較於海岸一帶則更為熟識。熟識海岸一帶的部落耆老，也不僅熟識 **Fakong** 附近的海岸，往北至花蓮，往南至台東長濱一帶，在當代交通便利易達的情況下，許多地方都暢行無阻，對於採集地點並沒有只限制於 **Fakong** 部落附近的海岸。本研究是篩選部分 **Fakong** 海岸生活地區，以報導人有記憶的海岸空間與海岸地名進行採集、記錄與詮釋。

四、 本節整理

Fakong 部落內部的因過去歷史脈絡下，早期有許多來自不同地方的阿美族

氏族所組成，以及鄰近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從海岸生活空間的角度來看 **Fakong** 部落，族人會透過不同的海岸相關活動去與環境建立關係，而這建立關係的背後，因近代生活的改變，不同年齡層的族人對於海岸採集有著不同的經驗，而這些會關係到進行訪談時，不同報導人對於海岸空間的理解程度。

綜合上述討論，我在 **Fakong** 部落海岸地名調查時，其面對不同部落族人之間給予的資訊有所落差的原因，大致可分為兩種：第一，部落內存在不同阿美族氏族、家族。第二，部落族人在海岸生活經驗的不同。

面對到部落內部背景不同的報導人時，存在著不同的說法時，可以詢問部落內部聲望較高的傳統領袖，像是男子年齡階層組織中的耆老階層 *Kalas*、*Lofag* 或是青年之父 *Mama no kapah* 階層的長輩給予建議，做為寫進論文的重要的參考依據。

透過海岸地名研究也可以看到其與 **Fakong** 部落的地方文化的連結性，從地方阿美族氏族、海岸採集生活文化，到部落男子年齡階層的組織。

本節從上述描寫關於田野海岸地名時，獲取的資訊落差背後可能的原因中，將進入到海岸地名民族誌的書寫，並從地名範圍的例子中，顯示出其他造成資訊落差的原因。

第二節 **Fakong** 部落的海岸地名範圍紀錄

根據大部分報導人的口述資料，**Fakong** 一帶沿海的阿美語海岸地名，都是早期會前往海岸一帶進行農耕、採集的生活區域，其位置大致分布在豐濱鄉中，以北至芭崎、南至石梯坪一帶。本研究採集的資料，以阿美語地名為主，中文地名描述範圍為輔，在田野材料範圍界定在親不知子海上古道至大灣休息處一帶，全長距離大約落在 18 公里。以下為本次研究 **Fakong** 部落海岸地名的範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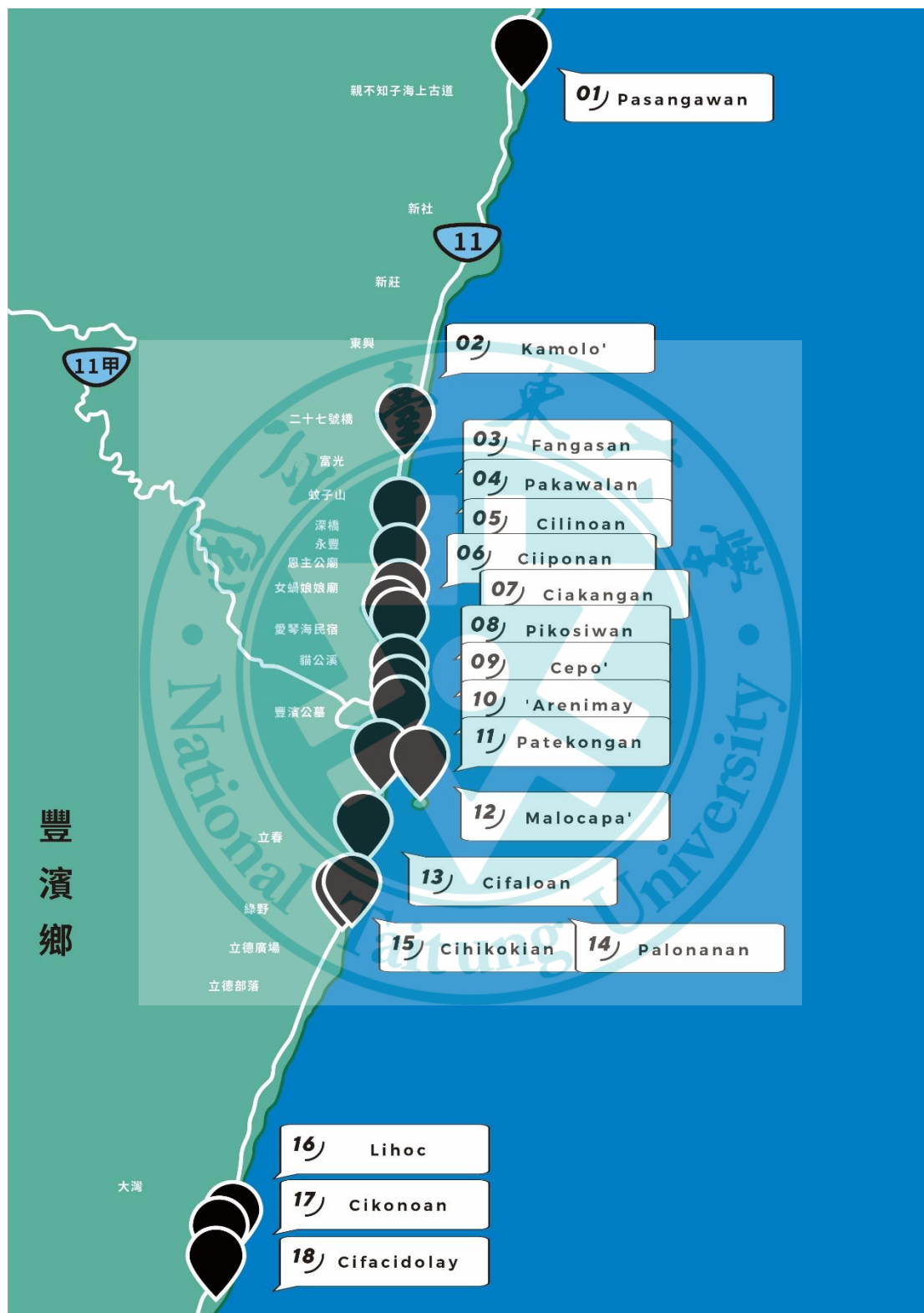


圖 2、Fakong 部落生活中的海岸地名地圖。

表 2、Fakong 部落生活的海岸地名範圍分布（由北至南排列）

編號	海岸地名名稱	指涉區域範圍	Stake 標樁
NO.01	Pasangawan Pa'ko	親不知子海上古道延伸至山邊一帶。或是單純指「親不知子海上古道」本身。	041K+000
NO.02	Kamolo'	Fakong 部落與東興部落之間的交界處。位於「海公主 Sea princess B & B」民宿附近一帶。	046K+500
NO.03	Fangasan	蚊子山一帶。	
NO.04	Pakawalan	深橋公車站一帶	
NO.05	Cilinoan	永豐自行車休閒住宿一帶	
NO.06	Ciipongan	恩主廟一帶。豐富食品（原勝隆食品）超級市場一帶。	049K+000
NO.07	Ciakangan	女媧娘娘廟一帶。	
NO.08	Pikosiwan	豐濱愛情海民宿下方海岸一帶。公車站小港站海岸一帶。	049K+500
NO.09	Cepo'	豐濱溪溪口處。	
NO.10	'Arenimay	豐濱公墓下方海岸一帶。	051K+500
NO.11	Patekongan	豐濱公墓往南一帶的海岸處。	052K+000
NO.12	Malocapa'	Cepo'外海的南處的大岩石。距離最近的台十一線道路直線距離約為 460 公尺。	
NO.13	Cifaloan	立春一帶。	054K+000

NO.14	Palonanan	立春以南的海岸一帶。	
NO.15	Cihikokian	立德廣場公園北面。	
NO.16	Lihoc	大灣休息區。	059K+000
NO.17	Cikonoan	大灣休息區。	059K+000
NO.18	Cifacidolay	大灣公車站的海岸一帶。	059K+000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一、 海岸地名位置的描述與位置定位

台十一線海岸公路尚未出現前，Fakong 部落海岸地名或許早已存在許久，沿海的地名是早期 Fakong 部落族人，與其他鄰近部落族人在日常相互溝通使用的地點，在當代這些海岸地名尚未被拼音文字紀錄之前，也都是部落長輩們以口語流傳這些地點名稱。

當我在書寫這些地名的範圍，進行位置描述時，遇到較大的難處在於，這些海岸地名散落在當代海岸公路上，在外觀上沒有突出的樣貌能被發現，因此要進行位置描述較為困難。在我眼中的海岸邊風景，從 Fakong 部落海岸一路向北走，呈現的樣貌，大致上從右側到左側就是太平洋、海灘、防坡堤與消波塊、台十一線上的柏油路、綠色草地或田地、一般民宅、山區，是一連串不斷重複的風景，這增大了對照報導人描述地點位置的難處，小小的人在偌大的空間中，向前走也不知道哪裡開始進入另一個地名，只能使用手機看著採集到的海岸地名，隨著定點座標移動的變化，才知道已經抵達了下一個地點。

選擇記憶、記錄海岸地名的方法，在沒有被文字紀錄前，地方部落長輩們仍對於這些地名也是能夠倒背如流，彷彿腦海中自建一個地圖檔案，這是因為長期的在地生活經驗、對於地方要有一定的熟識程度，讓他們有能力逐一記取這些地名。但當他們在向我描述這些地名所在位置時，則交錯了我們共同認知的，當代的地景，因此，要將海岸地名位置與地點透過文字記錄下來，除了以網路定位點方便尋找方位，我也將附近肉眼能辨識的建築物或標誌作為備註，像是公車站牌、工程的造橋、商店或是民宿、廟宇等這些人造地景。或許這些人造物在未來有被

更替的可能，但也是同時記錄過往存在的事實，作為地名與地景歷史對照、變遷、對話的一環。

為了方便位置區塊辨識，我在上面地點位置的表格中加入了標椿，讓即使地景樣貌不斷的改變，座標與定位依舊會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方法上就是以網路平台上的「省道里程座標」¹⁶進行查詢地點，並以接近的標椿進行定位，同時也是善用 **Fakong** 部落的海岸地名大多座落於台十一線上一帶，靠近海岸處才能以此方式進行位置的描寫，但若採集到的海岸地名，大部分在海上時，使用此方式進行輔助辨識，就為較不適合的方式。

二、 中文地名的輔助與地名文字化

我在表格 2 中使用中文地名進行位置輔助說明，是希望地名位置的地點能在查詢上有相對依據，但並不能完全等於阿美語地名所指涉的區域，只能指出大致上的範圍。在尋找中文地名時，我一方面是在當地行經的路線上，找尋可以當作定位的地名，並以 2021 年的 Google map 上所標註地點名稱做標準，另一方面，也是在深度訪問過程中，報導人向我提及的中文相關地名，以此為根據來做備註說明。

我發現，部分公車站牌的名稱，恰似反映了該地點對於當代地景的描述，例如公車站名「女媧娘娘廟」、「恩主宮廟」、「永豐」、「深橋」、「小港」等，其是指豐濱一帶後來興建的廟宇、商家或是造橋的地景，而這些中文地名的出現，讓報導人在接受訪談時，能使用這些地名來與我進行溝通其原本的阿美語區域位置，由於我過去並沒有在阿美語海岸地名的地方脈絡中，因此以這些中文地名、地景去輔助說明阿美語地名的區域，能讓我更快掌握他們對範圍地描述。

阿美語的地名在近年常使用的網路地圖之中，幾乎沒有被提及，像是 google map，甚至連直接音譯成中文字的地名都相當少見。而面對不同報導人口述的地名，我從中記錄的過程中，會發現許多拼寫上因發音不同而產生記錄的差異，不

¹⁶ 省道里程座標為政府資料開放平台網站上可查詢之資料，其為公路總局定期匯出資料，單位包含公里、半公里、百公尺里程碑。國家發展委員會（2021），網路平台網址：DATA.GOV.TW，2021 年 7 月 10 日上網。

同拼音的阿美語字詞，意義又不盡相同，將其記錄的結果會有所不同，這在第三章會有更進一步的說明。



圖 3、中文地名深橋地景圖，其位在海岸地名 Pakawalan 一帶。

三、 地名顯示的邊界關係

Fakong 部落向北端的海岸線依序為東興部落與新社部落，本研究採集的海岸地名之中，關於代表邊界的地名，僅有北面一帶的 Kamolo'。這個地名在不同的報導人的說法上有其一致性，但是在南側一帶的邊界則有多種不同的說法。當我詢問報導人 W、L 時，他們一致認為北邊與東興部落的界線是至地名 Kamolo'，這個地點已經距離東興部落相當近。報導人 L 說到，部落婦女至今都還會去東興部落海岸一帶附近採集貝類，而新社一帶的田地很多所有權人都是屬於 Fakong 部落的族人，也會去那一帶耕作。從報導人 L 的觀念可以看出，Kamolo' 雖然代表著 Fakong 部落與東興部落的邊界，但在日常生活的角度來看，這些邊界會因為上述的原因而沒有絕對的劃分。

四、 本節整理

本節表 2 之中，記錄了 18 個海岸地名的阿美語名稱，並以區域相近的中文地名、地景區位進行輔助說明。在田野訪談的過程中，由於需要記錄地名的位置，因此我與報導人在訪談過程中，發現報導人對於海岸地名區位的描述，從空間記憶的角度來說，是以原本對阿美族地名區位進行描述，而不是直接從中文地景去詮釋海岸地名的區位。但由於我對於海岸地名區位的不熟悉，為了方便讓我記錄，而以中文地景進行輔助性的描述，由此可以表示，報導人記憶中是先反映了阿美族語海岸地名的位置範圍，再以後來出現的地景進行描述。

阿美語地名記錄的過程中，其拼音的書寫能展現其阿美語的發音，但由於不同報導人在發音上會有些微不同之處，推測與前面小節提到地方來自不同氏族有關聯，會間接導致記錄的版本有諸多種類，而我最後在從部落族語老師的輔助下，決定出一個版本的書寫。

本節綜合回應子問題之中，田野海岸地名過程中，面對不同報導人資訊落差背後可能的原因，在本節整理出三個脈絡與意義：第一，報導人在阿美語地名範圍有不同的說法，而用中文地景、地名進行輔助說明。第二，阿美語發音上會有些微差異，這都會導致在記錄拼音的過程中，產生記錄上的差異。第三，在記錄海岸地名的過程中，報導人會有主觀認為此地名是否具備海岸地名的條件，而每個報導人在海岸地名認知上會有不同之處，獲得的答案也會有所不同。

第三節 海岸地名中再現多元的地方感

前兩節都以回應在田野海岸地名過程中，分析報導人給予的資訊不同之處背後的原因，這些原因與不同報導人之間，對於海岸空間認識的程度有所不同，這與生活方式有關聯，因此本節將以描寫本次研究中報導人海龍女們的生活型態為主軸，並從中講述我與報導人之間的緣分關係，進而描繪出海龍女們在海岸空間生活的地方感。

一、 田野採集經驗與海龍女去潮間帶採集

（一）實力派的海龍女們

本次研究海岸地名田野調查的過程中，在我拜訪過的報導人裡，豐濱原住民市集擺攤的阿嬤們，是相對熟識 **Fakong** 部落海岸一帶地名的人群。她們時常被其他部落婦女與族人稱為「海龍女」，其原因是她們一年四季之中，都會去海岸採集螺類、海菜類，不畏懼危險，風雨無阻的去海岸邊採集，讓部分的 **Fakong** 部落族人感到佩服。不過海龍女的能力也是有程度之分，大多數被稱為海龍女的阿嬤，以前都是具有潛水經驗，並不僅在潮間帶或岸邊進行採集，有些海龍女甚至比自己的丈夫還更擅長潛水拿「貨」，更加反映出早期 **Fakong** 地區婦女在海岸的實力，而性別之間並沒有絕對的分工，而是依照個人的能力做選擇。根據海龍女阿嬤們的回憶之中，她們年紀約十多歲時，就時常跟著朋友、親戚與家人們以走路步行的方式，沒有穿鞋子，就這樣走在海岸的礁岩上，至 **Fakong** 沿海一帶進行採集，估計採集經驗都超過了半世紀以上，隨著朝夕朝落，潮汐潮退，她們的生活一直以來都是如此的運作，對於海岸地名可以說是瞭若指掌，因此我認為阿嬤們非常適合為田野訪談的對象。



圖 4、豐濱原住民市集海龍女平常所賣的產品，螺貝類、海菜等。



圖 5、豐濱原住民市集海龍女平常所賣的產品，月光螺(*toko*)、花笠螺(*sampiraw*)

(二) 與海龍女們的緣分

海岸地名田野調查的時間大約從 2020 年 7 月開始，由於我早在 2016 年就開始參與一些部落性的事務，像是各種大小類型的祭典或活動。從 2019 年時，我突然開始被與一位叫「阿泰」的部落青年搞混，甚至跟我熟悉的朋友們，也會經常誤認，直到我後來才打聽到，原來傳聞中的阿泰，是近年結婚後才回到部落工作，也就恰好的開起了這段與海龍女們緣份。開始進行田野調查時，受到豐濱文健站其他阿嬤們的建議，我去拜訪了豐濱原住民市集的阿嬤們，才意外發現市集位置便是阿泰的家，市集其中一位阿嬤是阿泰的母親，當我去拜訪阿嬤們時，她們的眼睛似乎藏不住笑意，一整排像「監視器」的眼神上上下下打量我，由於體型、長相、行為舉止都與阿泰非常神似，一度讓阿嬤們感到新奇。初期進入田野現場時，因長得像阿泰，讓一切似乎都那樣的自然與親切，有種在這裡生活很久的錯覺，以長相能夠與海龍女們拉近彼此的距離，這也是一種特別的緣分。

(三) 採集與地方生活

記得第一次跟市集的阿嬤們去採集時，是有次我無意間問了報導人 N，因為她剛好要去 Fakong 部落一帶的海岸 Micekiw，其他的海龍女認為我是初學者，怕遭遇危險就不打算帶我去，我就跟著報導人 N 一同去了 Micekiw 的初級場地。

那天是農曆初十七，**Fakong** 一帶海岸邊的風浪都非常大，天空呈現淡灰色，並下著微微細雨。我跟報導人 **N** 借了雙雨鞋，由於她的老公雨鞋尺寸都不太大，因此借我穿時，剛開始卡進去費了好大的力氣，好不容易塞進去卻發現腳底有東西在動，我的腳抽出來才發現有三隻蟑螂從雨鞋爬出來，真是淘氣的蟑螂，也算是某種另類的下馬威。報導人 **N** 看到此景象相當不以為然，看樣子是我大驚小怪，因為或許這原本就是他們在這日常生活的一部份。

我們帶著大桶的自來水跟採集鑽與網袋，頭上戴著防風的帽子，手上套著白色樸實的手套，拉著繩子下到靠近東興部落一帶的採集地，報導人 **N** 都會在此地做記號。採集前報導人 **N** 再三的提醒我，在 *Micekiw* 的時候，背後一定要長眼睛，時常注意身後的海浪在哪裡，要用心聽，並且採集動作要快狠準，不能有所猶豫，不然連人帶貨就會「被大海回收。」這也改變我過去 *Micekiw* 慢慢摸魚的習慣，顯示 **Fakong** 一帶海岸儘管大退潮時期，海浪依舊相當靠近沿海一帶。由於這樣的大風大浪，讓採集的人絲毫不得分心，也不得貪心，一切都是遵照著海水的規律行動，我們在大自然規律中找尋生存的辦法。此時報導人 **N** 的老公一直待在較遠的一帶採集，回來會合時，採的數量遠遠超過 **N**。我問 **N** 說：「不是應該女生比較會採嗎？」**N** 則回答我：「其實就是看那個人懶不懶惰。」然後我看著手中網袋採集的數量不及他們的十分之一，就默默的閉上了我的嘴，也意識到本來就沒有所謂的性別上的絕對優勢，不需要被性別刻板印象化。

後來詢問才得知 **Fakong** 部落早期到現在，對於 *Micekiw* 並沒有絕對的性別分工，而是依照當時的天氣狀態、時節、人力去做最適合的分配，不同部落之間的性別分工狀態會有所不同之處。最後我們將採集來的螺貝類，用海水稍微清洗過後，再從礦泉水空瓶裝滿了海水，以作為回家後處理螺貝類的材料。我把採集到的成果，分享給了報導人 **N**，她處理過後一部份要拿去原住民市集擺攤，一部份則是處理來食用。隔天我到了菜市場看著採集的螺貝類被依照品種分別裝袋販賣，我就坐在阿嬤人群裡面，跟著她們一起賣這些「海味」，並從中學習每種螺貝類的阿美語名稱；**Fakong** 部落沿海一帶在夏天盛產的螺類探在眼前，這一刻，無形之中，我好像也參與了海岸生活的一環。



圖 6、與報導人夫妻前往東興海岸一帶 Mecekiw。

二、 日常生活中的地方感

（一）海龍女的日常跟我的想像不一樣

第一次與阿嬤們約訪談時間，她們告訴我隔天早上五點到豐濱的原住民市集來，於是隔天清晨我如期到達了市集，阿嬤們表示前晚的約定只是開玩笑，叫我回去多補眠一些，才發現阿嬤們似乎是在考驗我是否真心要訪談。當我認為，訪談的時間只是簡單配合阿嬤們的生活作息，不過將這半年數次拜訪的情況整理，並仔細整理回去訪談的時間與碰面地點，會疑惑阿嬤們到底在忙什麼，後來才了解，她們要做的事情可說是包山包海，工作方面除了擺市集攤位賺錢，還要上山農耕作物、拔野菜，下海採集貝類、拔海菜。在「初一、十五」左右的日子中，配合著漲退潮、時辰，或當天的身心靈狀態，選擇是否前往海岸採集，沒有去海岸採集日子時，就上山看農田或拔菜，有時也會開著她們的代步車去採野菜，真正可以說是東海岸的斜槓阿嬤們。

平時她們從清晨五點到中午的時段，是擺設攤位賣菜的時間，這也是訪談的最佳時機，為了賣菜的業績，阿嬤們可說是卯盡全力，因此當我單純要進行深度訪談時，衡量之後確實不太適合在菜市場直接訪談，後期逐漸調整策略，跟著阿嬤們一起生活，才有可能獲得意想不到的答案。我在與她們周旋的過程中，找到

了訪談的平衡方式，也讓我重新反思訪談的形式和效果，讓我從中想到了一句話：「跟著部落步調走，田野才會有」。

（二）海龍女腦海中的海岸空間藍圖

此外，起初在研究計畫的田野採集方法中，我認為透過電腦地圖，讓部落耆老們指認地名是最佳方式，一方面能不用讓部落耆老們過度移動，另一方面則是透過最短的時間蒐集資料。因此一開始，我煞有其事的在市集攤販上擺了台電腦，自認為很專業的方式，請海龍女們幫我指認電腦上的地圖，並透過 3D 的衛星地圖進行指認，但似乎這樣相當打擾她們的生計，而我逐漸調整方式，電腦的使用逐漸減少，以手機的地圖與定位作為海岸地名的輔助。

訪談的過程中，儘管運用 Google Map 能夠容易辨識方位，衛星地圖跟街景功能也有助於地名的辨識，但海龍女們似乎不喜歡看這台小東西，海派又不耐煩的個性，使她們直接從貓公溪以北的海岸，開始背起沿路的地名，似乎她們的腦海中就有安裝一個地圖，腦海的地圖不但具有豐富的在地記憶，也有她們生活的回憶。透過海龍女們的腦海中說出來的記憶，當時的我並不能感同身受，儘管她們不斷的提起關鍵字，試圖希望我與這些記憶有共鳴，但我就像是局外人一樣，沒有經歷時代的歷練，沒有做更多的訪談工作，於是就在阿嬤們熱烈的討論下，我在一旁默默地記錄了一切。

電腦採集的方法雖能快速辨認地名的大致方位，但由於每次詢問這些阿美語的海岸地名，得到的區位與範圍會有些許的不同，讓我認為實地考察也許是一個能補足現有資料的方法，於是因緣際會之下，我就跟著海龍女們前往海邊採集貝類，才從中得到海岸地名是指從海岸邊連結到山邊田地的範圍，並不只是單純指涉海岸的名稱，其原因是地形的樣貌，讓山區與海岸之間的空間緊密，因此大多數名稱是山區與海岸為同一稱呼。

電腦採集與實地訪查時，每次獲得的區位與範圍的不同，最大的原因可能是由於地景樣貌持續的改變，在豐濱沿海一帶的海岸，從這些在地的阿嬤們有記憶以來，原本破破爛爛的泥巴路，變成了現在的台十一線道路，自然景觀與物質世界的轉變，讓原本仰賴以河流、水溝、或是樹木為區分地名的命名方式，讓現在

要辨認方位更為困難，因此早期指涉的海岸地名，儘管實地走訪還是難以精確的指涉出範圍，阿嬤們才會說：「大概就是這邊吧！」，並不是阿嬤們記憶力薄弱，而是確實要求絕對精準的位置，原本就是一件令人困擾的事情。

（三）一個地方、各自表述

當我試圖想製作關於海岸地名的地圖時，對於絕對的地理位置與範圍，始終讓我困擾不已，據報導人提供的資訊來說，由於地景樣貌的劇烈改變，使得海岸地名都只有大概的範圍。下列以本次採集的兩個海岸地名為例，來說明報導人在認為同一個地名下，對其範圍有不同的說法，**Fakong** 部落與東興部落的界線 **Kamolo'**，在訪談之中可以得知大概位在現在豐濱海公主民宿一帶。其海岸地名大致上有兩種說法，第一種為指涉在該附近的一條河流，第二種說法則是指附近的田地。河流與田地的範圍有所不同，因此 **Kamolo'** 地名在範圍上，就難以界定所在區域的界線，只能以現有的民宿地景，進行大致上位置的定位。由於 **Kamolo'** 地點位於海岸公路上，在早期被興建了海岸公路後，與本次研究許多地名一樣，讓原有地景樣貌不再明顯，因此在訪談的過程之中，不論是位置或是範圍都難以有共識。

另一個例子為 **Patekonggan**，其地名的區位每個報導人給予的位置都有不同之處，其最大的原因在於，此地名被命名的原因是海浪的沖擊聲，或許每個報導人對於此聲音的記憶位置都有些微不同之處，對於海岸空間的認知上，會隨著時間與空間的變化一同改變，因此在位置與範圍上，採集到的說法才會產生不同；**Patekonggan** 含意的另一種說法則為藍色與綠色海水交界之處，與比擬海浪拍打聲音的說法較為不同，而交界處的位置也難以確認，因此在同一海岸地名不同說法的情況下，顯示出部落族人對於海岸地名認知上有些微的差異。

這些報導人的腦海中，就有自己認知的一套 **Fakong** 部落海岸地名地圖，取決於他們對地方地景的熟悉，以及生活過的記憶，因此若要絕對精準的去呈現海岸空間的地名範圍，就需要在許多不同的版本之間做出取捨。

三、本節整理

Fakong 部落族人對於「海龍女」的稱呼，在於她們在日常生活之中對於海岸空間的互動，所產生對於區位地名的熟識，也是相較於其他部落族人來說，更為具備對海岸地名的了解。

本節透過描寫海龍女的海岸空間生活，回應出研究核心問題中的子問題：「發現地方族人之間與海岸之間的關係又有些不同之處，而造成這些不同之處背後的原因為何？」，海龍女們的生活習慣在 Fakong 部落族人之中，在生活上較貼近海岸一帶，對於海岸地名的認識也較為廣泛，這些取決於過去到現在的歲月裡，她們長時間與海岸相處下的聯結關係。但由於研究要進行地名的範圍劃設，而不同的報導人之間對於地名區域範圍的概念會有不同之處，也與她們每個人對於海岸空間認識的不同之處有所關聯，才會出現一個地名、各自表述的情況。

第四節 小結

本章主要回應核心問題 Fakong 部落族人與海岸空間聯結衍生的第二個子問題：「過去阿美族海岸地名相關文獻之中，鮮少提及田野的過程，身為研究者，在調查海岸地名的過程中，發現地方族人之間與海岸之間的關係又有些不同之處，而造成這些不同之處背後的原因為何？」，從第一小節到第三小節之中，均對於採集過程中發現的原因進行歸納整理，並總共整理出五個背後的原因，包括了

- 一、 Fakong 部落有多個不同阿美族氏族。
- 二、 報導人對於海岸生活經驗不同。
- 三、 報導人對於海岸地名理解的範圍不同。
- 四、 報導人在海岸地名發音上的不同之處。
- 五、 報導人對於海岸地名認知上的主觀意識不同。

其中海龍女們為本次研究重要的報導人，由於長年在海岸一帶生活，對於海岸空間相當的熟悉，而在採集海岸地名的過程之中，除了海龍女以外，也具有其

他不同背景的報導人，在這些報導人對於海岸地名的認識，與海龍女之間會具有些微的差異，上述五點已經列出可能造成背後的原因，而最終需要記錄成地圖或是成果前，由於是記錄一個部落的海岸地名，大部分的報導人會希望我必須向部落傳統年齡階層的耆老，或是地方較具有聲望的族人進行確認，才能確定這些記錄的版本是否能夠被採納。

本章從海岸地名調查的過程中，看見 **Fakong** 部落族人對於海岸空間的理解與認識具差異性；整理出產生差異背後的原因，能看見部落之間的不同氏族與傳統部落組織的地方文化在這之中如何產生作用。也從海龍女的日常生活看見地方族人在海岸的生活型態，以及對於海岸地名與空間上的認識，在這些描述的背後，正是顯示出 **Fakong** 部落族人與海岸空間產生的聯結關係，也從中回應了本研究的核心問題意識。

下一章將會從報導人對於海岸空間的認識進行抒寫，記錄的內容有時會呈現多種不同的說法，而在本章已將這些差異的原因透過三個段落進行回應。



第三章 Fakong 部落海岸地名與地景詮釋

第二章主要描述海岸地名調查背後，報導人給予的資訊不同之處背後所產生的原因，而本章將進入到 Fakong 部落族人對於海岸空間的地名、地景的民族誌描寫。Fakong 部落在海岸地名的意義與詮釋上，報導人因熟悉的生活區域有所不同，各自的說法也有所不同。本章將分成三個小節，分別透過報導人的口述訪談，將 Fakong 部落族人對於海岸空間的生活記憶進行描寫，以及海岸地景的意義進行詮釋。

第一節以 Fakong 部落的海岸地名進行字面上的拆解，從地名的前綴詞、字根的涵義進行解釋，並整理其海岸地名被命名的分類，呈現過往在此海岸空間的生活型態，並在尚未調查出意義的海岸地名，去推論海岸地名在當代對族人所代表的涵義。第二節以海岸地名的稱呼與地景的詮釋為主軸，以三個族人記憶中的海岸地名 Fangasan、Malocapa、Pasangawan，主要去討論其族人對地名稱呼之間的不同之處，在當代不同文化、語言的影響下，這三個阿美語的海岸地名對於族人的重要性。第三節以描寫地景與儀式、日常生活的地景，分別描寫 Pikosiwan 與 Cepo 為 Misacepo 的海岸生活空間，與透過報導人再現 Pa'orad 儀式的過程。並從上述三小節對於海岸地名與地景的描寫中，記錄並詮釋 Fakong 部落族人對海岸空間、海岸地名、海岸地景的思維與對環境的聯結關係。

而本章將會回應問題核心問題中衍生的第二個子問題：「這些海岸地名與地景記憶與部落族人之間的關係為何？」

第一節 Fakong 部落海岸地名的意義

本章第一節將所採集到的 18 個 Fakong 部落的海岸地名，透過其前綴詞與字根的意涵，和田野過程中詢問到族人對地名之解讀，並將其海岸地名進行初步分類與意義上的詮釋，從中了解早期 Fakong 部落族人將海岸空間為其命名的思維模式，和理解過去族人在海岸空間的生活型態。

表 3、Fakong 部落海岸地名類別與地名意義

編號	海岸地名稱	地名意義或指涉地點
NO.01	Pasangawan/Pa'ko	親不知子海上古道
NO.02	Kamolo'	Fakong 部落與東興部落之間的交界處 田地、河流
NO.03	Fangasan	苦楝樹
NO.04	Pakawalan	水溝的界線
NO.05	Cilinoan	海岸田地
NO.06	Ciiponan	海岸田地
NO.07	Ciakangan	轉角處
NO.08	Pikosiwan	訓練之地、港灣、海祭場
NO.09	Cepo'	溪口處
NO.10	'Arenimay	此地的水有酸澀、苦澀之義
NO.11	Patekongan	海浪拍打形成的巨聲
NO.12	Malocapa'	像樹叉一樣的形狀
NO.13	Cifaloan	果園
NO.14	Palonanan	船下水的地方
NO.15	Cihikokian	日據時期有飛機掉下來的地方
NO.16	Lihoc	曲線、蜿蜒的地方
NO.17	Cikonoan	彎腰的地方、cepo'事件時港口部落至奇萊雅 山避難的入口處
NO.18	Cifacidolay	麵包樹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一、 Fakong 部落海岸地名的前綴詞涵義

Fakong 部落在海岸地名的命名上，同樣能以詞綴的方式，試著解讀其海岸地名的意義，像是本次採集到的 18 個海岸地名中，其前綴詞就包括「*pa*、*paka*、*pasa*、*ka*、*malo*、*piko*、*ci*、*sa*」。

若從地名的角度進行詞綴的解釋，其中 Pakawalan 的前綴「*paka*」，可以被解釋為經由、通過、達到的意義。Malocapa' 的前綴「*malo*」，為做.....用地。Pasangawan 的「*pasa*」表示分佈的方位。Kamolo' 的「*ka*」表示所處方向、方位。Patekonggan 的「*pa*」是表示、給、給予、促使的意思。Pikosiwan 的「*Piko*」表示曲折、拐彎、交叉等。Cilinoan、Ciiponan、Ciakangan、Cifaloan、Cihikokian、Cikonoan、Cifacidolay 的「*ci*」，表示人名詞、名詞主格型態。¹⁷

透過了解這些前綴詞的使用，與其在當代被解讀的意義，能更對這些地名的解讀其涵義有更多幫助，Fakong 部落的地名不僅侷限於海岸一帶，其部落內部與山區的部落地名更為廣泛，若未來有研究其相關地名，會有更多樣本進行名稱的分析與討論。

二、 Fakong 部落海岸地名字面的解讀

1. 用植物進行命名的海岸地名，像是 Fangasan、Cifaloan、Cifacidolay，其中字詞「*fangas*」是表示苦楝樹，「*falo*」是指花蕾、種子，「*facidol*」是指麵包樹、波蘿蜜的意思。以地方植物進行命名，表示這裡有苦楝樹、有果園、有麵包樹的地方。其他阿美族部落像是港口部落的海岸地名 Kaminaw¹⁸，也是以一種蔓生植物進行命名，馬蘭部落的海岸地名 Ci 'afinongay¹⁹則是以椰子的阿美語「*'afinong*」做為命名。

2. 海岸地景的聲音模擬進行命名，如 Patekonggan 是以海浪拍打的聲音做為取名依據，其單字「*tekong*」表示撞擊、碰撞之意，加入前綴「*pa*」為表示之意，

¹⁷ 其前綴詞解釋參見網路資源阿美語萌典，蔡中涵大辭典、潘世光阿法等。網址：amis.moedict.tw。2021 年 7 月上網。

¹⁸ 港口部落的海岸地名 Kaminaw 取自《阿美族傳統海洋知識與文化研究暨活用推廣委託專業服務採購案正式報告》頁 30。

¹⁹ 馬蘭部落的海岸地名 Ci 'afinongay 同上引，取自頁 8。

以及後面的「*an*」表示地方，則為提醒這裡的地形會有海浪衝撞的地方，用模仿海岸大浪拍擊的聲音為海岸地景取名。其他阿美族部落類似以聲音進行模擬的取名方式，像宜灣部落的 *Skong*²⁰、比西里岸部落的 *Mifefay*²¹，皆是以模仿海岸邊特殊的聲音為命名。

3.海岸地景形狀與樣貌的命名，像是 *Malocapa*，*capa*是指分岔路、或樹叉的樣貌，加上 *Malo* 前綴詞作為什麼的用地，就表示為像是樹叉的地方，也就是海上的大石頭地景，形狀像樹叉一樣，以熟識詞彙的形體樣貌作為海岸地景的命名。類似以地景樣貌作為地名的像是比西里岸部落的 *Masafafoyan*²²，是以阿美語的豬「*fafoy*」為地方像豬的石頭進行命名，東河部落的 *Lakota*²³則是以日語借詞的駱駝之意，為其像駱駝的石頭為其命名。

4.以味覺或嗅覺進行命名的像是‘*Arenimay*’，其中‘*Arenimay* 就是指此處的水有酸澀之意，而這個海岸地名上方斜坡處為豐濱公墓，報導人則開玩笑表示，那此處的水‘*Arenimay* 就是合理的。同樣以類似取名的海岸地名像是小馬部落的 *Ansitay*²⁴，是以石頭有像椿象的臭味進行命名。

5.以過去地方發生的歷史樣貌命名的 *Cihikokian*，字詞為日語的借詞「飛機」，表示日據時期，曾經有飛機在此處墜毀，而以當時的歷史事件，作為海岸的區域名稱。*Palonanan* 則是以前綴「*pa*」加上輪船「*lonan*」以及表示地點的「*an*」，則翻譯成早期船入水的地方。其他像是都蘭部落的海岸地名 *Pacifalan*²⁵，是以帆船出海處進行命名。

6.地形或地貌的字詞，像是 *Lihoc*，是指涉是大灣休息處，由於此地從阿美語翻譯成中文為轉彎的意思，而 *Lihoc* 本身為泥土被沖蝕狀、彎曲狀，形容此海岸地形為彎曲的樣貌。

三、地貌改變與海岸地名意義的追尋

²⁰宜灣部落的海岸地名 *Skong* 同上引，取自頁 23。

²¹比西里岸部落的海岸地名 *Mifefay* 同上引，取自頁 20。

²²西里岸部落的海岸地名 *Masafafoyan* 同上引，取自頁 20。

²³東河部落的海岸地名 *Lakota* 同上引，取自頁 14。

²⁴小馬部落的海岸地名 *Ansitay* 同上引，取自頁 15。

²⁵都蘭部落的海岸地名 *Pacifalan*，同上引，取自頁 11。

本次調查之中，有許多海岸地名本身尚未採集到意涵，我走訪的報導人之中，確實真的不知道其涵義，報導人有時會有所推論，但大多根據海岸地名的字本身進行猜測。例如海岸地名 **Cilinoan**，就會被推測可能與「人」有關係，因此會視為某個人的土地或田地，或是字根「*lino*」可能是「需要繞彎的」或「長在水田糯米」，但始終沒有關於地名意義確定的說法，仍存在著各種解讀情況。

不論這些海岸地名真實的涵義是否還被記得，地名的稱呼依然透過各種形式被傳承下來，因此這些目前本研究尚未採集到名字本身意義的海岸地名，儘管不知道為何取自於此名，依然被部落的長輩記得超過半個世紀以上，其背後的意義相較於地方生活的記憶來說，或許生活的記憶會更容易被記的久遠。

報導人 L 曾經跟我提過，她認為如果提早幾十年去詢問或許就會得到解答，而地名本身失去當初命名的意義，她則是認為與台十一線海岸公路的興建有關，從日據時代開始修建的海岸公路，地景樣貌的改變，使這些當初被命名的海岸地名，逐漸被遺忘原來命名的源頭。儘管物質世界有所改變，因此海岸地名本身仍然能夠被記住，但其意義也許對於早期在 **Fakong** 部落生活的族人來說，或許比起記住地名本身的意義，互相溝通知道需要前往的地點更加重要，因此才會出現記住地名但未知其意義。

四、 本節整理

本節從海岸地名前綴詞到字根進行意義上的分析，其中前綴詞的多樣化，這些是後來以中文對於阿美語的綴詞進行分析的結果，而這些不同的命名方式，反映出 **Fakong** 部落族人對海岸地名、地景的詮釋與理解。

若海岸地名是具有生命的，若無將其進行記錄，這些地名則很有可能隨著部落耆老的凋零，逐漸走入歷史。透過這些從部落耆老的記憶中採集的海岸地名的意義，其尚未知道意義的海岸地名，顯示出部落的人對於海岸空間的認識與理解，不管是否記得其原本的義意，仍然與時俱進的更新海岸空間的地景樣貌。

由本節討論的內容，去回應本文衍生的第二個子問題：「這些海岸地名與地景記憶與部落族人之間的關係為何？」這些透過採集來的海岸地名代表著某一代

人對於海岸空間的詮釋，也能從分析海岸地名的過程、結果，去理解部落族人與海岸空間的關係。

第二節 海岸地名稱呼與地景詮釋

第一節中探討其海岸地名的分類與意義，而本節是從海岸地名本身的稱呼，從 **Fakong** 部落族人的視角，去對同一海岸地名與地景進行詮釋，而詮釋的過程之中，我將從中找尋平衡，並記錄不同的思維模式之碰撞。地景是一種可以解讀的文本（Duncan 1995），並從其歷史脈絡與地景產生連結。

地景（landscape），是源自視覺感知的地理經驗，不同視角常會產生不同的感知，這樣的感知除了物理形象，也有對其意義與價值的體會。所謂不同視角，除了指觀看者在物理空間中相對位置的不同，也可延伸用來指涉因為社會關係、文化因素而產生的差別。另一方面，作為具體的空間形式，地景是人類活動留下的印記，是感知時間的一種方式，因此地景保存，也就是人們連結過去、延續未來的行動，其必然涉及不同觀點間，對過去之詮釋、未來之期待的差異。

（官大偉 2020：62）

而因地方報導人涉及的領域不同，觀看的角度不同，而詮釋的方式也會不同。本節將以海岸地名 **Fangasan**、**Malocapa'**、**Pasangawan** 三個例子，並用地景的概念，分別進行探討，同一海岸空間，不同的人對地景樣貌的解讀是什麼，以及對於不同語言說法的海岸地名，其詮釋的角度又是如何。

一、「從 **Fangasan** 到蚊子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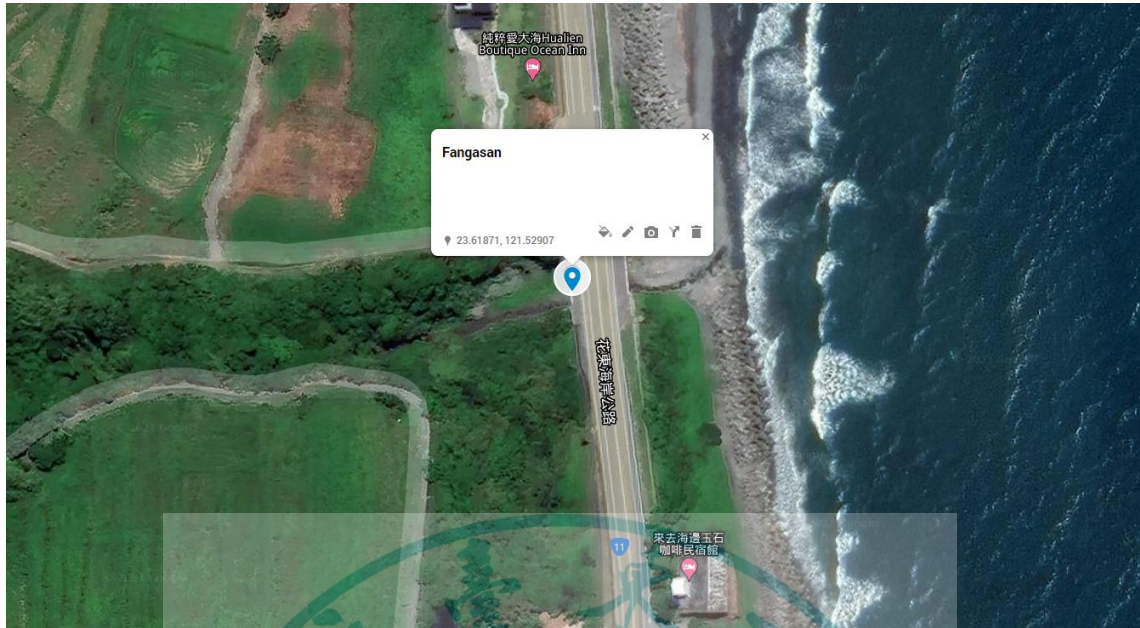


圖 7、海岸地名 Fangasan 的位置圖。

Fakong 部落中海岸地名中的 *fangasan*，在華語語境的稱呼中，被稱作蚊子山。然而，到底這個地名是如何演變成蚊子山的？此海岸地名的演變依照採集的過程，我還原先後順序推論可能為：

Fangas→Fangasan→Báng-á-suann →蚊子山

關於這個海岸地名的由來，最初採集時，報導人 L 說是「Fangasan」，就是「蚊子山」用閩南語音譯而成 Báng-á-suann，再用阿美語的口音轉化一次，就變成了 Fangasan。此名字由來是因為此地區有許多的大型蚊子而得其名，當時其他在訪談現場的阿嬤們也沒有反駁此說法，而至今在台十一線的路旁，能夠看見刻有「蚊子山」標誌的字眼，因此在最初紀錄地名時，我也不疑有他的認為此地是蚊子山與 Fangasan 的互相音譯。

後來有一日，恰巧碰到報導人 O 與同住的大叔閒聊過程中，我提到 Fangasan 的地名說法，O 則提供了另一個說法來解釋此地名的由來，說法是早期在此地名的海岸空間，那一帶有苦楝樹看起來特別醒目，因此 Fakong 的族人以此植物命名，稱這裡為「fangas」，也就是阿美語苦楝樹的意思，來為此地點進行命名而

變成了 Fangasan。時間的推演下，有著不同的族群來到此地，問 Fakong 的族人這一帶的地名為何？族人回答道 Fangasan，閩南人則聽成「Báng-á-suann 蠔仔山」，就是閩南語「蚊子山」之意，後來再翻譯在中文語境下，這一帶就被稱呼為「蚊子山」。

上文中指出在不同族群之間互動時，在語言上的溝通過程，造就了地名本身名稱，在不同時空背景下發生的轉變，衍伸到後來意義也出現了不同的解釋，從原本有苦楝樹的地方轉變成有大型蚊子的山，看似一切各有解釋，但經過轉換之後，意義完全不一樣，但由於此地確實有許多大型的蚊子，這個名字也就恰巧落實了。

面對報導人 L 以及當時在場其他耆老講述為 Fangasan 就是從蚊子山的閩南語音譯時，我並沒有任何懷疑，直到後來先遇到報導人 O 後又聽到報導人 W 解釋，這個地名的來由才得到另一種說法。而也許到現在，報導人 L 依然認為這個地區的地名叫做 Fangasan，而報導人 O 也依然認為此名稱最初為 Fangasan，雖然是同一個名稱，但是意義上則有不同之處，各種說法確實都有人採信，但也因為這些說法，讓此地名有被記錄與傳承的契機。

如上，本研究推測此海岸地名的演變形式，為一開始該地有苦楝樹，並以阿美語 *fangas* 進行命名變成了 Fangasan，後來被聽錯記成「Báng-á-suann」，最後被中文文字記錄成為了最終的「蚊子山」。



圖 8、地名 Fangasan/蚊子山橋照片。

二、從 Malocapa' 到貓公岩和高跟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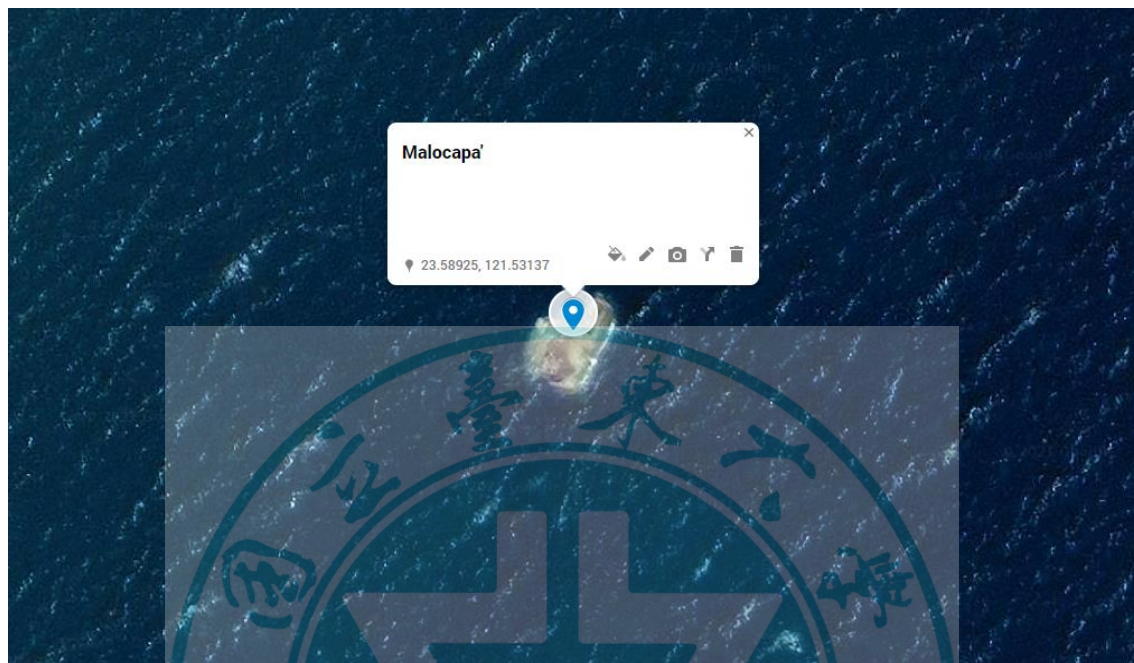


圖 9、海岸地名 Malocapa' 位置。

文獻地圖上在 1924 年，日據時期的〈日治五萬分之一地形圖〉中，可以見到地圖記載於貓公溪出海口南端的「貓公岩」，而此地 Fakong 部落族人則是稱呼其為 Malocapa'，以礁岩外觀形狀相似樹枝的分岔為名，近代部落年輕族人有時則以開玩笑的口吻稱呼此地方為高跟鞋。

根據在報導人 L 的眼中，Malocapa' 為海上巨大的岩石，早期為婦女們採集貝類的重要地點，等待每個月大退潮時，岩石邊上會有豐富的貝類與螺類，可將其採回去料理食用。因此當看到此地景時，報導人 L 滿滿的記憶都是當時去採集的記憶，以及 Malocapa' 上貝類的文化知識。報導人 N 則說到，Malocapa' 是部落判別颱風是否要來的重要指標，因早期不會特別看氣象預報，因此用此礁岩來對比平時的海況，以此判斷颱風是否來了。

我在 2016 年至立德部落返鄉服務時，曾經與當時的夥伴們一同完成一部份立德部落的部落地圖，其中有幾個海岸地名因與 Fakong 部落生活區域重疊，而

有共同性。立德部落是以噶瑪蘭族為主，而當時採集立德部落族人對於 **Malocapa'** 的稱呼，則為 **Snabawa buhan**²⁶（海邊岩），可以從中發現同一地景，當不同族群的人居住於此時，對於他的稱呼也會有所不同之處。

近年來全球暖化海平面上漲，豐濱沿海一帶的海岸線向後退縮，使得 **Malocapa'** 越來越不易前往，即使遇到大退潮，仍然需要游泳過去進行採集，因此近年來採集的地點大多轉移至其他更容易採集的地點，目前只有外來的釣客會透過石梯港的觀光小船在上面定點釣魚。

從早期的日據時期平面地圖的角度來看這塊海外的大礁岩，其上頭記錄的貓公岩一詞，是根據部落名稱「**Fakong**」中文文字音譯成「貓公」，並因是替礁岩取名，所以命名為貓公岩，並未看到 **Malocapa'** 的音譯。而 **Malocapa'** 與高跟鞋之間的關係，部落族人會認為 **Malocapa'** 是正式的名稱，而高跟鞋只不過是小名，但有趣的一點是，兩者都是以礁岩外觀的形狀來進行命名，也反映出不同時代背景下，部落族人所接觸到不同物質文化的影響，將其反應在部落眼中能看到的地景命名上，而命名背後的邏輯也有類似之處。

當我問到高跟鞋這個地名時，報導人 L 則是認為高跟鞋只是開玩笑的地名，一方面是 **Malocapa'** 是族人共同認同的地名，高跟鞋只不過是隨口稱呼而已。我認為地名沒有所謂的正式名稱與隨口之稱之分，因為都是部落族人口語間時常使用，經年累月溝通所達成的共識，而必須從兩者地名擇一，也是因為要被記錄下文字的緣故。當然，**Malocapa'** 的阿美語拼音與稱呼，更能代表 **Fakong** 部落歷史悠久的記憶。或許再過幾個世代後，此岩石的外觀和樣貌改變了，或許也會有新的符合當代審美觀念的名稱出現，去形容這顆大礁岩，但若是被文字紀錄下的地名，是否也會因此失去其被稱呼的彈性。而過去到現在紀錄的傳統地名 **Malocapa'**，還是與時俱進的以當下的審美進行命名，都是值得持續關注的地景議題。

²⁶ 參考自立德部落「**Kudis** 部落地圖」。



圖 10、海岸地名 Malocapa'照片。

三、 從 Pasangawan 到親不知子海上古道和天空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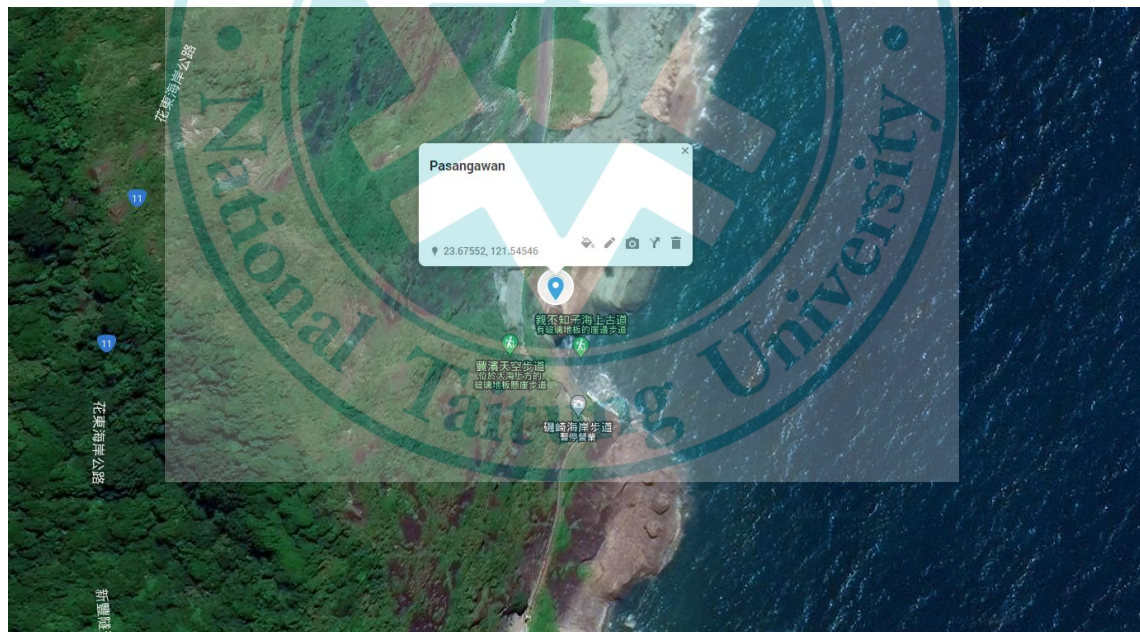


圖 11、海岸地名 Pasangawan 位置。

本研究採集此地名為「Pa'ko」與「Pasangawan」，有一說前者名稱泛指親不知子海上古道海岸延伸至山區一帶的地名，範圍較為廣泛，而 Pasangawan 是單純指親不知子海上古道本身。

關於「親不知子」背後的命名原因，根據報導人 W、L 口述，是由於早期此海上古道地形險峻，通道行走路面僅約一米寬距離，路面一側是陡峭山坡，另一邊則是懸崖海岸，據傳早期有位行經此地的婦人，行走古道的過程中，連身上揹著的孩子掉落下懸崖都不知情，並持續行走完才發現孩子不見了，因此將此地叫做親不知子海上古道，表示其道路險峻，連母親都不知道孩子墜落海岸的意思。關於此古道名稱，可以追溯最早有記載的名稱，在日據時期 1932 年所製作的地圖〈二十萬分一帝國圖（台灣部分）〉中，可看見「親不知」的記載，此僅指海上古道一帶，而當代的 Google map 地圖中，除了標記親不知子海上古道地標之外，山邊的區域則顯示「巴過」兩字，與研究採集的「Pa'ko」為翻譯的漢字音譯地名相符。

至於這兩個地名，「巴過」是否等於「親不知子海上古道」，我認為兩者是不相同的，其巴過指涉的範圍更為寬廣，其親不知子海上古道則較為小，而古道本身 Fakong 部落部分族人則是以「Pasangawan」對其稱呼。

根據報導人 W、L 的口述，關於早期通過 Pasangawan 的記憶，早期由於 Fakong 部落的農耕水資源缺乏，族人沿著河岸向北尋找可耕地，現今磯崎部落內的土地由於水源豐沛適合灌溉從事農業，因此 Fakong 部落許多耆老有前往磯崎部落的記憶，向北行走沿海一帶的路途時，若是要走近路時，通常會經過 Pasangawan，驚險通過古道的記憶普遍存在於一些耆老們的回憶中。

報導人 W 在接受訪談時，講述自身對親不知子海上古道的記憶，說道在過去 Fakong 部落與磯崎部落之間有通婚關係，約莫是他的上一輩的事情，在兩邊部落因通婚友好的關係下，早年的 Fakong 部落 Ilisin 期間，兩方部落都會互相派代表的隊伍前往 Patakos（報訊息）²⁷，早期普遍 Fakong 部落族人沒有便捷的交通工具，大多數都用雙腳步行去磯崎部落，行走的過程中需揹負著報訊息所需的祭品，包括像檳榔串、米酒等，其中檳榔串最為繁重。因此報導人 W 回憶此

²⁷ Patakos 報訊息，指涉兩個關係友好部落，互相在前往進行拜訪。〈花蓮東海岸撒奇萊雅族豐年祭之研究--以豐濱鄉磯崎村為例〉一文中提及 Patakus 在磯崎部落是表示當有喜訊需要告知親友一同分享與參與，豐年祭時則是告知鄰近的部落社區，誠摯邀請參與之意。（洪清一 2008：80）

事時，背上的祭品與他行走在古道，隨時可能一同墜入懸崖海岸，如此膽戰心驚的過程，生與死就在一瞬間的心境，身處在當代交通便利的我，似乎只能從報導人 W 口述的心路歷程中，試著體會當時的感受，但由於年代已經久遠，談笑之間似乎也將驚險的過程以輕鬆的方式呈現出來。

親不知子海上古道旁的山壁，歷經興建「新豐」隧道的工程後，提供台十一線更加便捷的交通方式，但也可能改變了部落族人對這裡的記憶。報導人 C 曾說過，他有一同參與此項工程，也提供了關於工程的相關圖片。在交通逐漸便利之後，東海岸一帶居民的往來更加頻繁，而古道的通行功能在 1971 年後被荒廢不再使用，近年為了觀光發展的轉型，經過了漫長的工程施工後，改建成適合觀光發展的古道，又稱為「豐濱天空步道」，其在原有的古道上透過水泥拓寬，並以強化玻璃興建，步道長度約 150 公尺，垂直海拔高度約 40 公尺，其中有 20 公尺路段採用強化透明玻璃棧道²⁸。在 2018 年受豐濱鄉公所的觀光推廣下，讓更多人認識這條古道的歷史脈絡，也將東海岸的風景盡收眼底。觀光景點發展之後，古道的安全性因施工關係提升許多，年長的耆老看著這條古道，從前驚險通過的經驗歷歷在目，我們看著古道優美的風景，走著天空步道，在同一個地點，Pasangawan 與天空步道雖是同一地點，但時空背景不同的情況下，其代表的意義似乎也有所轉變。



²⁸親不知子斷崖敘述取自花蓮觀光資訊網：tour-hualien.hl.gov.tw，2021 年 8 月 10 日上網。

圖 12、Pasangawan（豐濱天空步道）舊照，攝於 2014 年，照片由豐濱社區發展協會提供。

四、 小結

從上述海岸地名 Fangasan 到 Malocapa'與 Pasangawan 的例子中，可以看見部落族人對於海岸空間地景的記憶與描述，這三個地景的共同點就是部落對於其名稱都有出現轉換之處。像是 Fangasan 到蚊子山、Malocapa'到高跟鞋、Pasangawan 到天空步道，能夠發現隨著時間的推演下，Fakong 部落族人在不同族群之間的互動中，對海岸地景的名稱有其他種的說詞。

本節也從中回應研究問題中衍生的第二個子問題：「這些海岸地名與地景記憶與部落族人之間的關係為何？」從上述的例子來說，部落族人經歷過從僅有這些海岸地名、地景一路上產生的不同變化，而從部落族人也以口述的方式，說出這些歷史脈絡，能從這些脈絡下，看出族人與海岸空間互動下的過程。

第三節 海岸地名的生活、儀式與文化地景

文化地景近年的研究論述，逐漸指涉地景本身在社會中所代表的意涵，從地景本身連結到地方的文化與脈絡，而從當地人的視角，來理解地景代表的涵義。本節將以 Fakong 部落的海岸地名，「Pikosiwan」、「Cepo'」、「Malocapa'」為描述其地區的生活與儀式。後來因地景改變的豐濱橋「Kayakay no Fakong」也為部落族人記憶中的地景，本節分別從這些海岸地名的案例中，透過以地名連結地景的方式，讓報導人回溯過去在地方生活的記憶，以及透過地景連結儀式將其進行描寫。

一、Pikosiwan 與 Cepo' 的生活記憶與生活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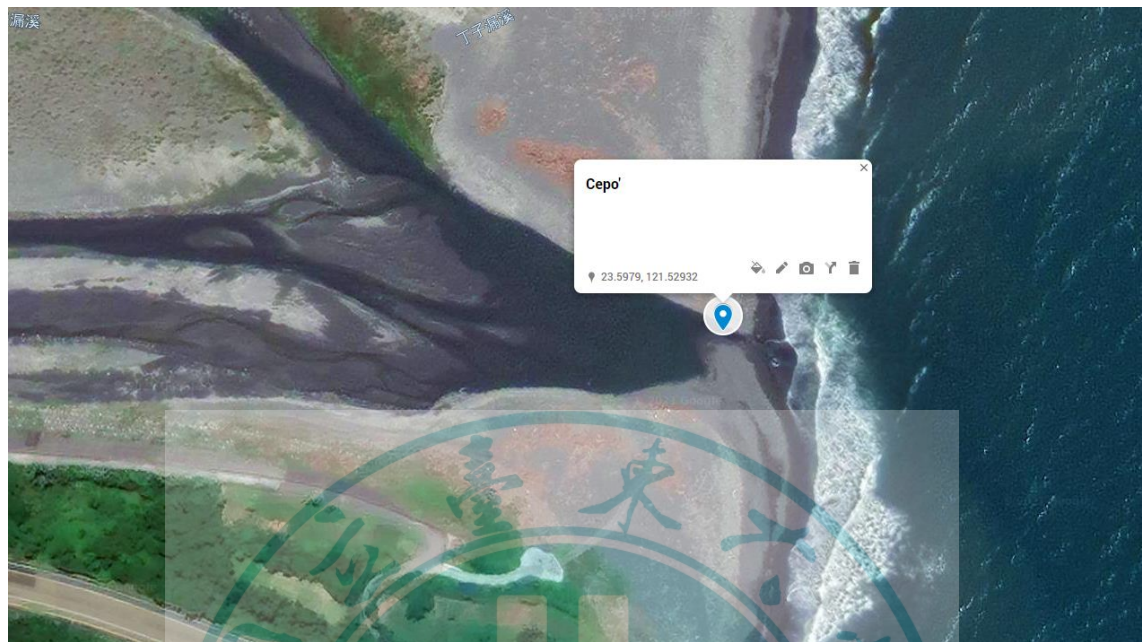


圖 13、海岸地名 Cepo' 位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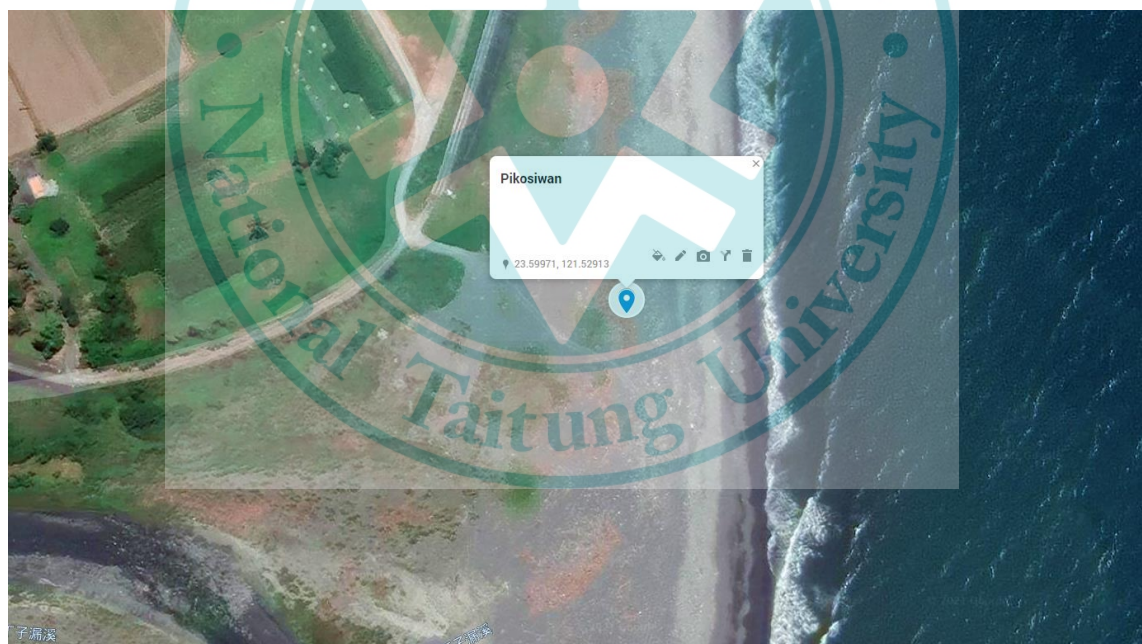


圖 14、海岸地名 Pikosiwan 位置圖。

Pikosiwan 為靠近 Cepo'（貓公溪）河口旁與海岸銜接的一塊腹地，此地名在田野採集的過程中，並沒有詢問到當初確切當初取名的涵義，而報導人 L 說早期這是一個訓練的地方，則相關的年代、對象與群體則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只

有提及可能是國民政府遷台時期，軍隊駐紮在此，軍人被受訓的地方。

Pikosiwan 與 Cepo' 為 Misacepo' 舉行重要的地域，包括了採集儀式祭品、舉行 Misacepo' 的地點，都圍繞在這兩個海岸空間之中。Pikosiwan 的腹地在 Fakong 部落族人早期的功能性來說，根據報導人 W 與 L 概述，早期此地為 Fakong 部落的天然港口，族人會搭乘竹筏來往南北海岸城市，送達至港口盛裝的貨物，就會運用牛車拉至部落的商店進行買賣，日據時期，豐濱與日本之間直接互通港口，往返進行貿易。Pikosiwan 外側連結台十一線的路旁，有設置鼎東客運和花蓮客運的公車站牌，其名稱為「小港」站，與地方居民口述歷史相符合。不過現在已經沒有漁船或竹筏會在此地進出港，大多出港的地點轉移至鄰近港口部落的石梯港，包括 Misacepo' 前幾個晚上的出海都已經轉移至石梯港，其原因為海水逐年向陸地靠近，現今的 Pikosiwan 附近的海岸地形不容易讓船隻與竹筏進出，也因此較少被使用在進出港。

Cepo' 為貓公溪的出海口，也有人稱呼為丁子漏溪、八里灣溪、或豐濱溪，不過基本上就是指涉同一條溪流。Cepo' 由於位於河口，此地是捕 *podaw*²⁹ 以及 *mowacay*³⁰ 的地方。有時 Fakong 部落族人也會分享捕撈的經驗，族人們會穿著雨鞋戴著頭燈，帶著 *sadiway*³¹ 下去進行捕撈，而地點時常在不同的河口進行，像是貓公溪出海口、秀姑巒溪出海口、花蓮溪出海口等。若是要捕 *podaw*，則全年時間的溪口都能夠捕撈，但漲潮時與農曆 20 號之後的時間，前往捕撈的收穫會更加理想，捕來的魚貨則會自行料理或者是分送給街坊鄰居和親戚朋友們，帶有一種部落式的分享概念。近年也會將捕撈的魚貨進行按斤兩買賣，運用在地的生活方式，促進地方經濟活絡。冬天則是捕 *mowacay* 的時節，月份約落在 11 月至 2 月之間，族人們會從晚上至半夜時進行作業，海岸邊時常看起來燈火通明，，但由於具危險的因素，因冬天有東北季風的強勢，加上海浪的拍打，時常有族人因此回到大海的懷抱之中，不管是捕撈 *podaw* 或是 *mowacay*，帶有著一點海岸危險的在地生活，也是沿海一帶部落族人日常生活中的一環。

報導人 X 與 W 提到早期古老的製海鹽的方式，對 Fakong 部落的族人來說，

²⁹ *Podaw* 在阿美語為魚苗、小雜魚的意思。

³⁰ *Mowacay* 為阿美語鰻苗的意思。

³¹ *Sadiway* 為阿美語三角網的意思。

鹽巴是非常珍貴的食材，其常見的飲食像是 *Siraw*（醃豬肉）等，都需要大量的鹽巴來醃製。早期海鹽的其取得來源，大部分是在靠近海岸一帶的區域，用鍋碗瓢盆取海水到附近的沙灘，將大量的海水潑到沙灘上，等待海水受到烈陽曝曬後，沙子上會結成鹽巴的晶體，在將其用鍋子以柴燒不斷悶煮，其沙子會因質量與海鹽分開，不斷來回悶煮，才能得到其珍貴的海鹽。由於日據時期之後，公賣局的專制，由國家頒布命令，其相關法規禁止人民私自製鹽，而此傳統製海鹽的方法，在 *Fakong* 部落已經幾乎看不見了，但報導人仍依照其地景回憶起這段往事。



圖 15、海岸地名 *Pikosiwan* 與 *Cepo'* 地景照片。

二、 *Kayakay no Fakong*/豐濱橋

豐濱橋連接貓公溪兩側的陸地，讓路過的人能夠享受通行的便利，根據報導人 L 的口述之中，當初為日據時期修建的這座橋，其主要並非是給當地族人使用，而是為了在豐濱一帶的日本人能夠順利前往對岸的神社，而搭建此橋梁。

關於過河的經驗之中，報導人 L 指出，早期當她還是小姐的時候，她跟著親戚或朋友們，要從現在豐濱國小一帶的部落裡面，前往在北區海岸一帶的田地「*Mipaliw*³²」（詳見第四章第一節），所以需要渡過貓公溪到達另一頭，早上的時

³² *Mipaliw* 中譯可翻成換工、互相幫忙之意。

候都會很順利的前往田地工作，但是好幾次，由於她太勤奮工作，沒有注意到奇萊雅山一帶的山區開始烏雲密布，等她發現時已經為時已晚，大量的強降雨在山區一帶進行著，她們婦女們傍晚步行回到部落時，山區大量的雨水早已抵達貓公溪河口一帶。湍急的河水讓她們都感到懼怕，天色已晚時又會有河鬼 Alimogas（詳見第四章第二節）會出來害人，因此所有婦女與少女們抓著彼此的手，並在部落派出青年前往接應的情況下，每回都順利渡過這危險的河流。報導人 L 與其他婦女們說到過河的事情時，彷彿這些事情都只在昨天剛發生，而從豐濱橋可以順利通行之後，許多通行的人們也安全了許多，但是關於共同擁有的記憶，也就只有當時時空背景下的族人，才能感同身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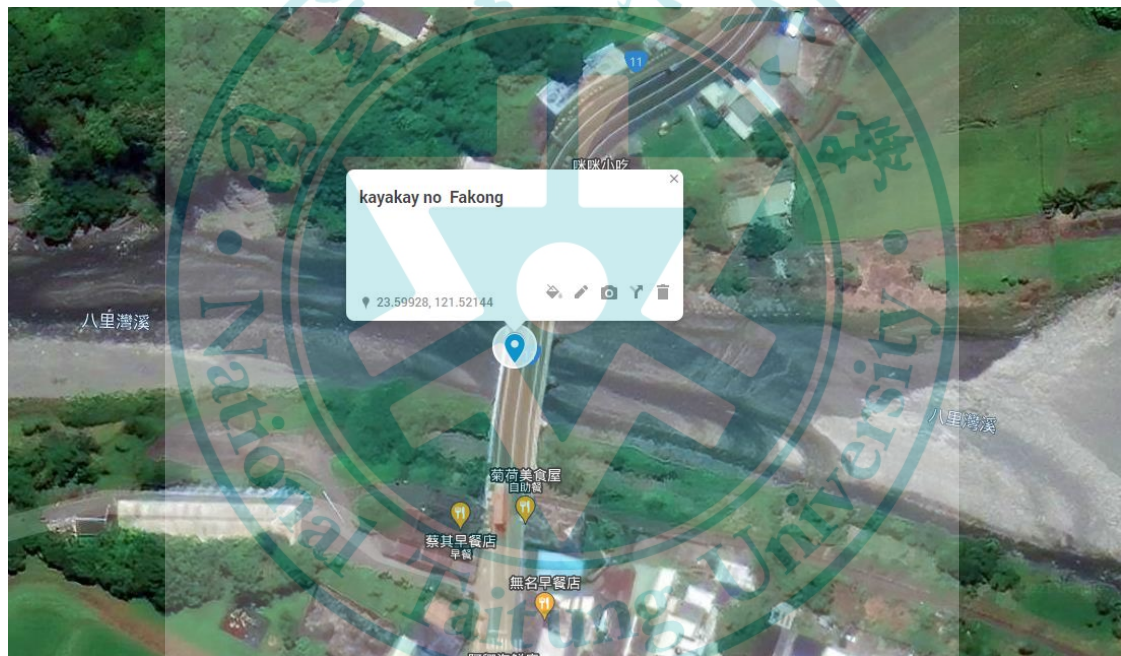


圖 16、海岸地名 Kayakay no Fakong 位置圖。



圖 17：海岸地名 Kayakay no Fakong（豐濱橋）地景照片。

三、 *Pa'orad*（祈雨祭）

Fakong 部落的祈雨祭會稱呼為 *Paka'orad* 或 *Pa'orad*。根據報導人 Y 表示，他小時候參與過祈雨祭一次，儀式的地點是在 *Malocapa'* 上，而報導人 W 小時候看過一次，則記得是在 *Cepo'*、*Pikosiwan* 出海口附近，面臨太平洋的一塊平整大岩石上舉行儀式。族人聚集的地點是在 *Pikosiwan*，報導人 C 則說過，他聽長輩的說法，*Fakong* 部落 *Pa'orad* 的舉行地點相當多變，會因年紀的不同，而區位不同。關於 *Pa'orad* 的舉行地點在 *Fakong* 部落有著不同的說法，但基本上都是選擇在部落的東側海域的方位，且面對太平洋最東側的岩石進行儀式。本研究由於報導人 Y 是有參與過的經驗，因此以報導人 Y 的說法，用 *Malocapa'* 的口述歷史來再現 *Pa'orad* 儀式的樣貌。

根據報導人 Y 記憶中，他只在年輕的時候參與過一次 *Pa'orad*，後來 *Pa'orad* 就沒有再舉行過了（大約是在 1970 年代）。由部落的男性祭師 *Sikawasay*³³ 掌握儀式的進行，部落族人方面，主要以男子年齡階層進行儀式，女子全程都是不能參與的，會由 *Sikawasay* 帶領著部落青年，脫去全身的衣物，在赤裸的情況下牽著彼此的手唱跳歌舞進行祈雨儀式。報導人 Y 與 W 對於 *Pa'orad* 的祭品有深刻

³³ *Sikawasay* 指的是阿美族「祭師」、「擁有神靈的人」*si* 是「有」*kawas* 是「神靈」*ay* 是「...的人」。祭師有男有女，不分年齡，是一種為私人與部落執行祭祀的祭師團體。（巴奈母路 2003：7）

的印象，據說通常是由 **Fakong** 部落年齡階層最小的一層，在青年之父陪同下前往至聖山 **Cilangasan** 的山腳處，採取一種外型類似林投的植物，來當作 **Pa'orad** 的祭品之一，這種山上的林投品種外觀上並沒有刺，其阿美語的稱呼與林投相同為 **talacay**，儀式過程中將植物綁在身上，並游泳至 **Malocapa'** 上，用此植物的葉子用力拍打石頭，是儀式的主要過程。

當我在詢問相關儀式流程時，由於這是男性的祭典，許多部落的阿嬤們會以開玩笑的方式，講述她們年輕時在旁觀看過程中的樂趣。就是一群女生躲在遠處的一旁偷看，因為男生是身體一絲不掛的進行儀式，每次說到這裡，阿嬤們彷彿回到了過去，似乎透過有趣的記憶重回當年儀式現場。報導人 Y 一生之中只有參與 **Pa'orad** 一次，對報導人 Y 來說 **Malocapa'** 的地景樣貌，會讓他想起此段過往舉行過的儀式，但在部落的 **Sikawasay** 陸續凋零之後，**Fakong** 部落的 **Pa'orad** 至今已中斷舉行了。

第四節 小結

本章第一小節從 **Fakong** 部落採集到的 18 個海岸地名，利用前綴詞與字根分別對地名進行解讀其意義，整理出海岸地名被命名的邏輯，並歸納出幾種命名模式。第二小節描寫出 **Fakong** 部落的海岸地名與地景特色，並透過其地景與地名回溯在該地生活的經驗，報導人對地名詮釋上的不同之處，其中包括 **Fangasan** 與蚊子山、**Malocapa'** 與貓公岩、**Pasangawan** 與天空步道的例子，顯示出 **Fakong** 部落對於海岸地名與地景的詮釋並非都僅是單一的說法。第三小節從描寫報導人在 **Pikosiwan** 與 **Cepo'** 的生活記憶，並從報導人記憶去再現早期的 **Pa'orad** 的儀式，描寫其儀式大致的形式與模樣。

從報導人的視角之中，看待海岸地景意義的不同之處，其不同之處會因報導人的性別、年齡、思維模式、生活型態有所不同。整理上述 **Malocapa'** 的例子來說，除了對地景的外觀進行描述外，其訪問年長女性報導人對此海岸地景的詮釋，比較傾向於日常在此地 **Micekiw** 的生活習慣，描述早期去上頭採集螺貝類的經驗；年長男性報導人則是講述過去在此地舉行 **Pa'orad** 的記憶，其不同年齡對於此地

景的討論面向也有所不同，男性年輕的族人則會提到兒時記憶常游泳往返此地，而年輕女性則會依照其地景外觀像高跟鞋，對其進行取名。從上述 **Fakong** 族人對 **Malocapa** 的詮釋上，面對不同背景的報導人，其進行討論觀點角度也有所不同，都是以在地方的生活記憶為根據，顯示出對海岸空間地景多個面向的意義。

每個報導人在海岸空間生活的記憶有不同之處，透過海岸空間的地名與地景記憶，讓田野的成果呈現出不同的面向與討論，**Fakong** 部落族人在過去與海岸一帶的生活記憶之中，從海岸地名能看出與海岸空間產生的聯結關係，也能從 **Fakong** 族人對地名與地景的詮釋，發現 **Fakong** 部落族人對海岸空間產生的獨特地方感。

從上述的描寫中去回應核心問題衍伸出來的第二個子問題：「這些海岸地名與地景記憶與部落族人之間的關係為何？」。部落族人對於海岸空間所產生的聯結關係，有分成個人與集體性的，個人層面關係到每個族人對海岸空間的理解程度，而集體性的包括了部落性團體生活與祭典儀式，從海岸地名與地景的詮釋之中，能看出 **Fakong** 部落族人與海岸空間產生的關聯。

而下個章節將從集體性的祭典儀式 *Misacepo*，從部落男子年齡階層組織舉行儀式的過程中，描寫 **Fakong** 部落族人與海岸空間所建立的關係。

第四章 *Misacepo'*與地方感形塑

相對於 *Pa'orad* 已經在當代停止舉行，*Fakong* 部落的 *Misacepo'*（河祭、海祭）則依然在當代持續地被實踐著。本章即透過 *Fakong* 部落的 *Misacepo'* 為媒介，以我在祭典之中的參與觀察，與族人和階層之間相處的過程中，對儀式與地方生活上產生的感受，從中描繪出我對於 *Fakong* 部落的認同感，以及部落族人對海岸空間在儀式參與過程中所產生的地方感。

第一節從 *Fakong* 部落文化脈絡中的 *Mipaliw* 換工制度與 *Selal*（男子年齡階層）制度，去描述其部落在過去到當代，透過傳統的組織與文化在部落土地上運作，建立與海岸空間互動的過程。第二節主要描寫 *Fakong* 部落對 *Misacepo'* 的過程，包括 *Maliyali* 與 *Alimogas*³⁴ 的信仰核心，以及部落展現的男子年齡階層制度與分工狀態，進而從中探討階層、部落和海岸空間所建立的關係。第三節以自我民族誌的抒寫方式，記錄我在四年之中參與 *Misacepo'* 時所觀察到的現象，主要講述我與地方族人在 *Misacepo'* 之中相處的過程，以及我對其主觀和客觀上感受的刻劃。

從上述三個面向去回應本研究問題核心衍生出的第三個子問題：「*Misacepo'* 作為 *Fakong* 部落每年在海岸一帶舉行的祭儀，而 *Fakong* 部落族人透過 *Misacepo'* 與海岸空間建立何種關係？」

第一節 人群互動下形塑的海岸空間地方感

Fakong 部落的海岸空間，從海岸地名與地景記憶，到海岸空間的日常生活型態之中，可以從中了解 *Fakong* 部落族人在與海岸邊的互動下，形成對於土地與空間的認知。而本節將從 *Fakong* 部落族人在日常生活之下，描述其從個人到集體和部落性質的勞動之中，形塑出對於海岸空間的地方感。

一、 *Mipaliw* 形式的人際維繫與轉變

本次研究調查的海岸地名像是 *Cilinoan*、*Ciiponan*、*Kamolo* 推測為海岸一

³⁴ *Maliyali* 為中文譯海鬼、海靈、海神之意。*Alimogas* 為中譯河鬼、河靈、河神之意。

帶田地。這些地名雖無法得知確切被命名的原因，但由於早期對海岸一帶田地的認知，而至今地名在老一輩的部落族人腦海中仍被記得。在過去到現在的部落日常中，「*Mipaliw*」一詞，時常出現於各種需要密集性勞動力的部落工作中，*Mipaliw* 在 *Fakong* 部落以中文翻譯可為「互相幫助」、「換工制度」的意思，其一詞在阿美族部落之中也較為常見，顯現出阿美族互相工作與協助的日常生活。

Fakong 部落像是在蓋房子、田地農事相關的工作，都會有其換工的制度。為每個家族出人力，輪流互助彼此的事務，由於早期部落稻米耕種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從秧苗的種植、插秧、到最後收割上都需要人力的協助，在早期尚未有金錢上的往來之時，部落內部就習慣以人力互相協助的方式，而在當時的稻米耕種 *Mipaliw* 形式就較為盛行。報導人 L 則提到近年在海岸一帶農地耕作的人力運用上，*Mipaliw* 形式相較於過去，已經沒有像往日盛行，因大部分農耕已轉型成機器運作，且更有效率，而在大量人力需求的情況下，就減少採用 *Mipaliw* 的部落生活型態，而人之間的互動關係也正在發生變化。

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早期的 *Mipaliw* 的換工成員中，常見的像是家族內部親戚關係，或部落同齡間的朋友之情，在輪流工作與轉換的過程之中，培養彼此在工作上的默契，也有在地方共同生活的經驗。到了近代，海岸一帶農地的耕作上，部落勞動力密集性的工作相較於以前減少許多，在工作習慣的方式上，年輕一輩由於長年旅居在部落外，對於此種方式的運作較為不熟悉，因此從 *Mipaliw* 換工的例子來看，在近年台灣產業的轉變下，過去曾經有因 *Mipaliw* 的例子凝聚部落之間人與人的關係，同時也從海岸地名反映族人與土地之間的情感，近年因這些互助形式的勞動力需求減少，年輕一輩旅居部落外，在其工作方式的改變下，當代年輕一輩對於 *Fakong* 部落海岸田地一帶的熟悉程度，與較年長的部落族人正在出現落差。

二、 部落年齡階層組織的維繫與轉變

Fakong 部落的年齡階層組織，依照性別分成男生與女生，再依照出生的年

紀細分，其是以相近年齡為同一個 *selal*³⁵，年齡的範圍約在 3 至 5 年為一個間距，以男子年齡階層主要籌備公共事務像是 *Ilisin*、*Misacepo'*、*Pa'orad* 等部落性的儀式，而家族內部的活動像是嬰兒滿月、當兵宴、結婚、喪事等人生大事中，也能從中看見年齡階層的存在，階層之間從入階到死亡都維繫著彼此的情感。

階層之間的互動上，早年因大部分族人長年居住於部落，因此彼此在生活事物上都維繫著彼此。1960 年代以後，台灣社會面臨工業化與資本主義的改變下，許多鄉村人口移往都市居住，其中包括東海岸一帶的阿美族青年，大部分在此年代後被迫移往城市工作。1970 年代時期，遠洋漁業的盛行，並到東海岸一帶尋找刻苦耐勞的船員，跑船時常就會離開部落半年至一年時間，而東海岸一帶的阿美族人，因生活日常熟悉海上相關工作，加上年齡階層從小培養的性格與彼此互助的合作關係，被認為適合從事遠洋漁業³⁶。台灣社會在這近半世紀的整體分工影響之下，阿美族部落早年熟悉的工作模式、生活型態，都面臨到衝擊。

而年齡組織成員在長期分散於台灣各處的情形下，依然透過家庭的力量，以及發達的通訊軟體與社群媒體，維持著彼此的情感，*Fakong* 部落目前仍然維持舉行的儀式 *Ilisin* 與 *Misacepo'*，透過部落性的祭典來維繫彼此之間的情感，隨著時間的飛逝、年齡的增長，要接受來自年齡階層的考驗也就不同，感觸也會有所不同。在當代，部落性的儀式舉行地點並沒有因人群的流動，而轉換舉辦的地方，部落的族人也會隨著每年祭典時間的到來，往返部落積極參與祭典，並在其中做好自己分工內的事務，透過祭典能呈現出 *Fakong* 族人對部落和自身文化的認同感。

三、 地方感與局外人

地方感理論發展至今，許多不同的研究成果會對其理論有不同的詮釋，但始終不會脫離著重在強調「地方」一詞。研究北投七虎新村的研究者，在與當地村民生活在一起後，並從七虎球場為研究核心，發現當地眷村居民透過球員之間的懷鄉情感，形成凝聚地方的特殊力量，對於地方感的解釋為下：

³⁵ *Selal* 為 *Fakong* 部落對階層的稱呼，意為同年、同歲、同輩份。

³⁶ 紀錄片 冰點：阿美族人的跑船工作。網路資源：<https://reurl.cc/95oppX>。

「地方感」是居民共同生活在一起，長期互動後產生的深厚感情和土地認同，認同的出現是土地空間會被每一個生活其中的個體視為一個意義或感覺價值的中心；此意義會隨時空轉變而不斷被形塑與轉化。

（高淑玲 2011：11）

上述七虎新村的例子中，研究者身為局外人，因對當地產生特殊情誼而投入研究，並從中發現這些地方感產生的原因，是基於與當地人，在同個環境下一起生活，日漸產生的羈絆，因此身為研究者，能對該地有很直接的主觀感受。人文主義地理學研究之中，將局外人進入該地田野調查所感受到的地方感，講述為：「地方感 (sense of place) 是指一個地方對局內人 (住在那裡的人) 和局外人 (到訪者) 激起的主觀感覺。」（李延輝 2006：302）

對於我而言，我從 2016 年初來到 Fakong 部落後，能夠很直接的感受當地文化與我的生長背景的不同之處，從 *selal* 制度到 *Misacpo* 的參與，都是過往人生歷程中沒有的經驗，而因身在其中，對於制度和儀式的熟悉，會隨著年復一年的參與，從一個原本對地方文化完全不熟悉的局外人，到進入地方文化的局內人，其過程之間的轉化，也是取決於我透過參與在其中的身體實踐，與地方的族人建立彼此的情感，進而與地方產生聯結，進而將這些過程描寫出 Fakong 部落的地方感。

第二節 *Misacepo* 與 Fakong 族人的關係

本節將描述位在貓公溪出海口 Cepo' 與出海口左側陸地的 Pikosiwan 歷史脈絡與地方生活記憶，藉由這兩個地方去描寫 Fakong 部落族人在此的生活方式，以及 *Misacepo* 的過程之中，部落族人與地方環境之間的互動下，形塑出 Fakong 部落對於海岸空間的地方感。

一、*Maliyali* 與 *Alimogas* 的信仰

根據報導人 W 與 X 提到對於 *Misacepo* 信仰核心，以及關於儀式相關緣由，大致上圍繞在 *Alimogas*（中文譯河神、河靈、河鬼）與 *Maliyali*（中文譯海神、海靈、海鬼）信仰。兩位耆老聽從更早期的長輩說到，會舉辦 *Misacepo* 是為了讓部落族人，出海捕魚或在海岸、溪邊一帶不被靈傷害，能平安歸來。Fakong 部落族人早年要去山上的田裡耕作前，必須涉水渡過貓公溪，為了怕 *Alimogas* 危及到部落族人的生命安全，以及破壞兩側溪岸的田地，藉由 *Misacepo* 餵食祂們。*Maliyali* 則是與海邊活動有關聯，包括早期族人要去海邊捕魚、漁獵，或在沿海潮間帶採螺類、貝類、海菜時，會遇到 *Maliyali* 的侵擾，也是藉由儀式去保護族人出門在海邊的生命安全。

報導人 W、X、L 提到早期海岸一帶的 *kasoy*（木柴、漂流木）也是在此地區撿拾，有些是颱風過境後，被強浪打上岸的 *kasoy*，有些則是從上游漂下來的，幾十年前部落各家需要大量使用木柴當柴火，部落族人都會集結親朋好友去 *Pikosiwan* 或是 *Cepo* 出海口撿拾這些 *kasoy*，而在 *Alimogas*·*Maliyali* 信仰之中，也是希望能為部落帶來更多的 *kasoy*。

二、 *Misacepo* 的過程

早年 Fakong 部落在每年 4 至 5 月期間會舉辦 *Misacepo*，近年將 *Misacepo* 日期固定舉行於每年的國曆 5 月 1 日，舉行祭拜儀式的地點就位在 *Pikosiwan* 的位置。報導人 W 說明對於海祭場並無特別的地名稱呼，因舉行地點是隨著人群的移動，可能會有所變化。因此 *Pikosiwan* 在每年的海祭期間，僅被指涉是海祭儀式場所之一。每年的這個時節，並會在此地聚集 Fakong 部落的男子年齡階層於此進行活動，藉此透過訓練、考驗年輕人的體力，和整個籌備儀式的過程中，傳承 *Misacepo* 的歷史與文化脈絡。

以下是依照我的參與觀察 2018 年至 2021 年間的 *Misacepo* 以及訪談部落傳統年齡階層報導人的口述整理，依照時間軸的順序，列出的 *Misacepo* 從事前準備期到結束的概況。

表 4、*Misacepo'* 流程名稱、時間、地點簡表。

名稱	時間	地點
<i>Patokaw</i> (中譯：立竿/豎旗儀式)	<i>Misacepo'</i> 舉行前約一個 月	貓公溪
<i>Mipalowad</i> (中譯：出港祈福儀式)	<i>Misacepo'</i> 舉行前約一天	石梯漁港
處理漁獲	<i>Misacepo'</i> 前一晚半夜	<i>Taloan</i> (貓公聚會所)
<i>Miselen</i> (中譯：封溪捕魚)	<i>Misacepo'</i> 當日清晨	貓公溪
<i>Misacepo'</i>	<i>Misacepo'</i> 當日早上	<i>Pikosiwan</i> 、 <i>Cepo'</i>
共食/吃午餐	<i>Misacepo'</i> 當日中午	<i>Pikosiwan</i>
階層競賽	<i>Misacepo'</i> 當日下午	<i>Pikosiwan</i>
<i>Pakelang</i>	<i>Misacepo'</i> 整個結束後	依照各個年齡階層共識

(本研究整理)

表 4 為 Fakong 部落 *Misacepo'* 的時間簡表，時間的推算時相對的概念，而 *Misacepo'* 同時代表整個儀式的過程，從 *Patokaw* 到 *Pakelang* 之間都是 *Misacepo'* 的過程，而 *Misacepo'* 同時也代表著儀式早上祭祀 *Alimogas*、*Maliyali* 的儀式名稱。表 4 中，*Misacepo'* 前，都是為了儀式的準備程序，而以上敘述僅是從我這四年的參與觀察，將儀式部份面向進行概況呈現，以下的部分是對流程進行概況的描述。

(一) *Patokaw* (立竿/豎旗儀式)

事前準備期，*Mama no kapah* 與 *Lakeling* 階層會事前進行儀式的前置作業，等待一切準備妥當後，會在 *Patokaw* 當日清晨時期，部落男子年齡階層會

在貓公溪邊集合，由部落頭目、耆老與 *Mama no kapah* 和 *Lakeling*、與青年 *selal* 階層，一同進行祭告儀式。結束後，會派 *Lakeling* 與青年們至豐濱溪流處的前後兩側，分別以區段設置三座至五座竹竿標誌於此，並在竹子上頭綁紅色的布條，告知前來此處的部落族人與外地人，*Fakong* 部落即將舉行 *Misacepo*’，請不要在此期間，在溪流有相關捕獵行為，若是有人在其間進行漁獵，觸犯者會受到部落給予的懲罰。此外，*Patokaw* 同時也宣告溪流的部落主權，直到一個月 *Misacepo*’過後，才會將其拆解下來。



圖 18、*Patokaw* 豎旗儀式的標誌。

（二）*Mipalowad*（出港祈福儀式）

Fakong 部落男子年齡組織會提前號召族人參與，部分族人並須提前向海巡署等機關提出「原住民族辦理海洋傳統祭儀申請搭乘漁船筏出海申請書」的行政程序，通過後才可出海進行捕魚，當天出行與回程，海巡署人員會到場清點出海人員名單。

事前分配好船隻後，沒有上船的部落男性族人會一同前往送行，並由重要耆

老在石梯港進行祭告儀式，保佑族人出海安全。部分族人出海捕魚後，其餘族人會在港灣留守並席地而坐食用豬肉、血肉模糊湯與糯米飯等。部分族人會再搭車回到部落靜候出海族人們的歸來，並在出海捕魚的族人晚上抵達時前往漁港接船，協助搬運漁獲至部落聚會所處理。



圖 19、Mipalowad 出港祈福儀式時，部落族人在岸邊休息片刻。

（三）處理漁獲

部落男子年齡階層一同在部落聚會所協助處理上岸的漁獲，大家一同蹲在聚會所的地板處，分成兩邊處理飛魚（*Kakahong* 或 *Kowaw*）³⁷，一邊進行漁獲的分類與清點作業，另一邊則是使用器具將飛魚的魚鱗刮乾淨以及用剪刀將魚翅剪斷。作業時通常男子年齡階層此時不分年紀大小，大家齊心將工作快速處理，而通常處理漁獲都會到凌晨時刻。

處理漁獲之於，部落青年們會在聚會所一同共食，食用 *Hahak* 跟血肉模糊湯，以及剛上岸的魚貨做成的生魚片等宵夜，一邊等待陸續幾批的漁獲從石梯漁港回到聚會所，一邊等待旅外的部落青年們回到聚會所一同作業。而這些處理過後的飛魚，會在經過炸過或水煮後，會變成隔日中午餐桌上的美食。

³⁷ *Kakahong* 與 *Kowaw* 皆為阿美語對飛魚的稱呼。



圖 20、處理由部落族人至太平洋捕獲的飛魚，將其魚鱗、魚翅處理。



圖 21、部落族人處理完飛魚後會席地而坐一起共食。

(四) *Miselen* (封溪捕魚)

Mama no kapah 會派出階層的代表，在 *Misacepo* 舉行當日的清晨約莫五點時，在部落各角落 *Milekal*³⁸ (報訊息)，會聽見 *Mama no kapah* 的報訊

³⁸ *Milekal* 為報訊息之意。

息，其目的是在提醒還在睡夢中的族人，要準備前往貓公溪一同協助封溪捕魚的工作。

部落男性族人們腳上穿著雨鞋，帶著刀具、魚簍、鏟子、桶子等工具，前往貓公溪進行封溪儀式。由於要進行封溪作業，根據早期的做法是割下附近的 *talod*³⁹，將草與砂石混合在一起形成障礙，在河的一側堆成一條防堵線，再將水流引導到另一側，被堵住水源的一側，其源頭會有族人幫忙敲打 *sadim*⁴⁰，其植物汁液流入溪流中，會讓溪裡的魚、鰻、蝦類暫時麻痺與昏迷，有利於捕撈作業。而此時捕撈的魚類之中，將有部分會被分類為 *Misacepo* 的祭品。

男子年齡階層此時也沒有明顯的分工，做出屏障處的過程，一些人的工作是拿著鏟刀砍下 *talod*，在一旁的人就會幫忙協助運送 *talod* 到溪中的屏障處，而另一邊的人是從溪中撿拾較大塊的石頭壓住 *talod*，並由部分男子族人輪流挖溪中的泥砂，透過傳遞接力的方式，將裝滿沙子的水桶傳送到屏障處，在這些人力分工下，河中的屏障就做好了。近年來部落會請會開挖土機的族人，去協助封溪捕魚的工作，不過大多數情況還是以人力的形式，完成這些極需體力的封溪工作。

另一部份的人聚集在溪流的源頭處，由部分族人在大石頭上努力敲打 *sadim*，而其白色的汁液就會緩緩的滲入在溪中，此時的溪中因封溪的效果，變成淺淺的溪流，溪裡的魚類、蝦類就容易捕抓了，而有一年族人不管怎麼打，*sadim* 就是很硬不好打，使力打了許久後，一位耆老來提醒，原來是當年的 *Lakeling* 採集時，把 *sadim* 與榕樹根搞混，才不管怎麼打，都怪怪的。其餘有經驗的族人會放置魚簍在溪中各區段的位置，有利於捕撈的收穫，而此時許多族人會將目標鎖定在 *toda*⁴¹ 的捕捉上，每年的封溪捕魚的過程中，族人搶抓 *toda* 的過程都相當有樂趣，由於 *toda* 善於躲藏在石縫中，加上身體滑溜較難捕抓到，因此看到眾人搶成一片，也是為封溪捕魚的過程中，增添一點趣味。

³⁹ *Talod* 為阿美語，中文譯為芒草。

⁴⁰ *Sadim* 為阿美語，中文譯為魚藤之意。

⁴¹ *Toda* 為阿美語，中文譯為鰻魚。



圖 22、挖土準備混合石頭與芒草，將溪的流水堵住，以利捕撈作業。



圖 23、部落族人封溪捕魚的概況圖。



圖 24、Fakong 部落族人敲打 *sadim*（魚藤）至貓公溪中。

（五） *Misacepo'*（祭祀儀式）

早上封溪捕魚結束後，部落男子年齡階層會依據當時 *Mama no kapah* 給予的時間前往 *Pikosiwan* 海岸一帶準備進行 *Misacepo'*。當部落男子年齡階層聚集在海岸邊時，Fakong 部落的男性耆老會說明 *Misacepo'* 的來由與舉行用意，希望族人能記好這些故事，讓 *Misacepo'* 的核心信仰能被傳承下去。

此時，所有男性族人們會聚集到海邊搭建的祭台前，由頭目與各耆老和 *Mama no kapah* 帶頭對 *Maliyali* 與 *Alimogas* 進行祭告儀式，祭告結束後，並由族人個別前往祭台取下三個種類的祭品，包括 *a'tay*（生的豬肝臟）、*kafos*（生的河裡的小魚）、*hahak*（熟的糯米飯），取完後全部的人依序步行至 *Cepo'*（河口跟海口的交界處）處，用誠摯的心，將其祭品放入 *Cepo'* 的流水中，其用意是希望能將 *Maliyali* 與 *Alimogas* 餵飽，並祈求族人們的平安與健康。

上述的祭品並沒有絕對規定是要放入 *Cepo'* 之處，部落較為年長的耆老，也是會放入靠近祭台的海岸邊。早期在所有族人取的祭品後，也會以跑步競賽的方式，衝向 *Cepo'* 一帶，因此每一年所決定舉行的形式，會因當年度的 *Mama no kapah* 所做的決策有所不同。



圖 25、Fakong 族人到 Cepo' 岸邊將祭品放入海水中。



圖 26、Misacepo' 的祭品，*a'tay* (生的豬肝臟)、*kafos* (生的河裡的小魚)、*hahak* (熟的糯米飯)。



圖 27、Fakong 男子年齡階層在祭場向 *Maliyali* 與 *Alimogas* 祭告。

（六）共食/吃午餐

部落的 *Mama no kapah* 會請 *Lakeling* 階層烹煮食材供應午餐，其菜單大多圍繞在這幾天在海洋、海岸捕撈的食物，或是當年度所宰殺的豬，也是由當年度的 *Mama no kapah* 與 *Lakeling* 去決定其菜單內容。男子年齡階層除了 *Lakeling* 是負責處理食材部分外，其餘的男子階層均須聽從指令，協助其餘勞力事項。

此時的階段開始，部落與外地的女性可以一同進入場域，近年來鄰近 *Fakong* 部落友好的部落也會派出代表一同參與，部落也會邀請許多賓客一同享用午餐，因此 *Misacepo* 中午的聚會，不僅是 *Fakong* 部落族人參與而已，同時也具備著部落之間外交的功能性質。



圖 28、Fakong 部落族人 *Misacepo*’中午宴客。



圖 29、Fakong 部落族人 *Misacepo*’中午宴客。

（七）階層競賽

以男子年齡階層為主，也會有部落性的活動，其競賽內容會與時俱進，同時也保留傳統的項目。近年來較為新穎的競賽，以各類型的運動競賽活動為主，發想的點子，通常以青年中最大的階層為主要負責的階層。

傳統類的項目如鋸木頭、撒 *tafokod*⁴²、推檳榔木、拔河等。其競賽目的都

⁴² *Tafokod* 為中文翻譯為八卦網的意思。

以促進階層團結、考驗體力、考驗傳統生活技能為競賽目的。

據男性年長族人口述，早期競賽也有將活的鴨子放在近海面上，其男子年齡階層為相互競賽會向前游泳搶奪那隻鴨子，除了考驗青年游泳的體力，同時也考驗其膽識。不過後來因一次有部落青年在過程中溺水，而內容就改變成其他種類的競賽形式。



圖 30、Fakong 部落頭目示範撒 tafokod（撒八卦網）。

（八） Pakelang

舉行完 *Misacepo* 後，各男子年齡階層會分別去靠近水邊的地方聚會，其用意是身體去碰水與食用魚類，代表一件事的結束、到此為止之意，隔天還要去進行其他的日常生活。

上述的流程中，主要以我在其中參與觀察的敘述為主，以及透過訪談部落耆老補足部分的內容，部落每個男性族人對於 *Misacepo* 的感觸會有所不同，其差異在於參與的年代與當年度的視角，而看到的面向就會有不同之處。從上述流程對於 *Misacepo* 過程的描述中，可以看到 Fakong 部落族人透過在海岸空間場域身體實踐與勞動的過程中，了解部落族人對於海岸空間所產生的地方感。

三、 *Mama no kapah* 與 *Lakeling* 的角色

Misacepo’作為部落規模性的儀式，由全體男子年齡階層負責運作一切事物，在大部份海岸地區的阿美族部落之中，*Mama no kapah* 為部落統籌事務的階層，*Lakeling* 則需要聽從 *Mama no kapah* 的指令，搭配所有青年男子組織的 *selal* 去執行一切事務。以 *Misacepo*’的例子來說，當年度的 *Mama no kapah* 需要事前請示部落頭目，並召開部落性會議，由各男子年齡階層、部落相關單位一同參與，聽取各方對於 *Misacepo*’舉行的想法，而 *Mama no kapah* 在會議中仍然有著最高的權力，*Lakeling* 則負責相關細項的執行，這兩個年齡階層在 *Misacepo*’之中，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2019 年的 *Misacepo*’，原本 *Fakong* 沿海一帶天氣一如往常，只是天色有些微陰，飄著綿綿細雨，而正當族人要進行祭拜時，突然海岸一帶便開始狂風暴雨，其風雨甚至將是前搭好的棚子都快給吹散了，讓本來準備要集合的部落男子年齡階層們暫緩了腳步。在當年度的 *Mama no kapah* 之中的領導人請示部落頭目之後，祭拜的人員便可減縮至 *Mama no kapah* 的成員就可代表部落族人進行儀式，雖後期到場的族人仍穿著雨衣進行祭拜，但此案例可以顯示其 *Mama no kapah* 在 *Misacepo*’之中，所代表的重要性。

近年來社群網路的使用頻繁，*Mama no kapah* 與 *Lakeling* 階層，在 *Misacepo*’前後，都會在部落性的網路社團進行公告，像是在 *Facebook* 或 *Line* 的群組中，提醒部落的族人，一同參與當年度的 *Misacepo*’。每年在流程上，會在前一個月提醒族人要辦理出海登記，也會告知 *Patokaw* 的相關流程，和其餘參與的細項內容。在性別上，則會提醒部落女性要遵守儀式規範，提醒其能夠入場的時間。這些在網路能尋到的公告，都存在部落性的社團之中，能夠從貼文中觀察每屆不同的 *Mama no kapah* 與 *Lakeling* 階層，在舉行 *Misacepo*’方式的風格不同之處。



圖 31、2019 年的 *Misacepo*’大風大雨，部落族人不畏懼風雨，仍進行完儀式。

四、 *Misacepo*’與女性參與

由於 *Pikosiwan* 位於「愛琴海」民宿前的腹地，時常會有遊客或住客進入此地觀光賞景，或吸引各地的衝浪客前來活動，除了颱風時期會有明顯限制遊客遠離海岸外，其餘的時間並無明文規定遊客的行動區域，因此時常有遊客在此地紮營過夜。到了五月份 *Fakong* 部落進行 *Misacepo*’時，是嚴格禁止女性出現在此空間，不管女性是否為部落族人都是一樣的規定，因此在 2019 年時，我參與 *Misacepo*’的過程中，被部落的 *Mama no kapah* 與 *Lakeling* 階層的長輩，指派我與部落 *Kaka*（哥哥）一同去勸離當時正在一旁衝浪的女性遊客們，但這些與女性一同衝浪的男性遊客們，對此感到相當不解，為何女性不能在這觀看，但最後這些遊客還是尊重在地傳統文化規範，因而迴避到遠處。

上述說明禁止女性進入海祭場過程之中顯示了，每當 *Fakong* 部落 *Misacepo*’期間，*Pikosiwan* 在傳統 *Misacepo*’的禁忌規範之下，是禁止女性在這範圍之內。除了 *Misacepo*’的過程外，從前後出港到最後儀式結束之前，部落耆老都會相當忌諱女性的參與，而好奇的女性族人與非部落的女性們都會在遠處觀看，像是在 *Miselen*（封溪捕魚）的過程中，部分女性都會站在 *Kayakay no Fakong*（豐濱橋）上觀看，顯示性別的區分在 *Misacepo*’上有著強力的文化規範。

第三節 *Misacepo'*參與觀察

橫跨 4 年的 *Misacepo'*參與觀察，從 2018 年至 2021 年之間，我恰巧連續四年都參與到了 Fakong 部落的 *Misacepo'*，每一年都遇到不同的經驗，其中也有不同的反思。在參與的過程中，尋找著自身在部落的位置，從觀察的過程中，將我所看見的現象進行整理與描寫。

恰巧在參與的的三年，2020 年初時全球開始遭遇 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的影響，導致世界上許多人群活動被迫停擺或限制，台灣政府對疫情有相對應的政策實施，在台灣原住民族祭典儀式部分，則幾乎必須遵守防疫規定做出調整，Fakong 部落在疫情爆發後的連續兩年皆尚未停辦 *Misacepo'*，但儀式的流程上仍然有些微的調整，改採其他方式舉行。

一、 *Misacepo'*、*Alimogas*、*Maliyali* 與中文的詮釋

Misacepo'、*Alimogas*、*Maliyali* 三個阿美語字詞，我認為唯有阿美語的說法，才能完整表達其字詞其文化所代表的含意。當我在接觸 Fakong 部落 *Misacepo'* 文化時，一開始會跟著部落內部的說法，也習慣直接翻譯成海祭，但隨著傾聽部落不同聲音後，我認為 *Misacepo'* 單純翻譯成海祭是不能完全表達其意義，因祭拜的 *Kawas* 包括 *Alimogas* 與 *Maliyali*，其在 Fakong 的 *Misacepo'* 文化信仰裡，是分別代表河與海的靈，並且 *Cepo'* 一詞是指涉河口與海口的交界之處，因此 *Misacepo'* 被翻譯成中文語境只叫海祭或河祭都不精確。Fakong 部落耆老人在講述 *Alimogas* 與 *Maliyali* 的故事時，並不會特別再將其轉譯成中文，但在面對外來到訪的人時，為了讓人理解，會用中文將其翻譯成河鬼、海鬼，或翻譯成海龍王。不論哪一種中文字面上的翻譯，僅能幫助習慣使用中文字詞的人，能快速理解字面代表的意思，但其過程中確實會簡化其字詞在阿美族文化上所代表的意涵。

面對 *Alimogas* 與 *Maliyali* 不同翻譯的說法上，在部落內部族人的視角中，我從中發現若是有不同種類的翻譯，也會造成詮釋上的不同之處。我在這些年參

與 *Misacepo* 的過程中，會聽到部落族人也會將 *Alimogas* 與 *Maliyali* 翻譯成河神與海神，而在解釋儀式的過程中，是希望能將祭品給予它們，希望能保佑部落族人在海岸、河邊一帶活動能健康平安。耆老的說法則是 *Alimogas* 與 *Maliyali* 是河鬼與海鬼，希望將祭品給予它們，而它們吃飽後，就不會來傷害在海岸、河岸一帶活動的部落族人。從上述的發現中，可以看出部落族人在詮釋 *Alimogas* 與 *Maliyali* 上有存在世代之間的差異，在翻譯與理解上確實會產生些微的不同之處，而不論哪種說法，皆圍繞在 *Alimogas* 與 *Maliyali* 泛靈信仰上，也讓 *Misacepo* 能持續的舉行。

對於中文將這些字詞進行再次的轉譯，我認為近年來阿美語拼音書寫已逐漸成熟，運用拼音能直接書寫出上述的阿美語字詞，其發音更是貼近原音，就不需再透過其他轉譯，去削弱、簡化原本在文化當中所代表的意涵，*Misacepo*、*Alimogas*、*Maliyali* 這三個字詞是 Fakong 部落 *Misacepo* 中重要的核心信仰，在面對與外界交流的情況下，在書寫上應保留原有的阿美語詞彙，才能顯示出在地方展現的文化脈絡。

二、 *Misacepo* 參與觀察

2018 年是我來到 Fakong 部落的第三年，也是我首次參與 *Misacepo*，由於事前沒有將行程釐清，還是以局外人的身分走馬看花的狀態，即使全副武裝戴了白手套、鏟子、水桶跟圓鋤，穿上塑膠長筒雨鞋和經典老派寬鬆長褲，還戴了上頭印有「豐濱」兩字的鴨舌帽來遮陽，依然被認為是外地的研究生。不過被當成研究生也是有好處的，因為被路過熱心的大哥載我前往貓公聚會所，去找正在忙事的 *Lakeling*，此時部落的 *Lakeling* 階層正在忙著處理清晨時，族人們在貓公溪採集的祭品與食材，我也一同參與此項工作，分類哪些是祭品，哪些可以做為烹煮的材料。這對我來說是一段珍貴的回憶，因為之後當我逐漸變成所謂「半局內人」時，進入了年齡階層的分工體系後，反而要這樣自然的遊走在其他分工的階層之中，似乎是有些難度，因為我會有屬於這個年齡層該被分配到的工作。

在 2017 年正式進入 Fakong 部落男子年齡階層後，我連續三年幾年參與了

Fakong 部落的 *ilisin*，讓我接觸、認識到許多不同的族人，也因這些族人的教導，讓我對部落的文化逐漸有了初步的認識。2019 年 *Misacepo'*，我因研究所一堂課程「視覺人類學」的紀錄片作業，當時決定從我的視角，用影像紀錄 Fakong 部落 *Misacepo'* 中，年齡階層分工的過程。沒想到還停留在局外人思想的我，在經由取得傳統年齡組織的長輩同意後，以為單純拿攝影機拍攝或許不是件困難事，而我開始進行相關的拍攝，才發現在局內人的視角裡，這會是一件突兀的事情。這樣攝影的行為讓自己陷入一個尷尬的狀態，特別是在男子年齡階層進行分工之時。舉例來說，*Misacepo'* 前一晚的半夜，男子年齡階層會聚集在 Taloan（貓公聚會所）進行飛魚的分工處理作業，因我的手上因拿著手機攝影，在整個群體之中，看起來就像是個正在偷懶的人，因此不時會有眼神打探我，基於自己心理造成的壓力，我每個影片段落只錄 10 至 15 秒鐘的畫面，就一同幫忙處理飛魚，絲毫不敢怠慢。這是年齡階層制度與拍攝記錄帶給我在其中的搖擺，我就在局內與局外之間，去進行該做的事情。從處理完飛魚工作之後，接下來 *Misacepo'* 過程中的每個工作的狀態也都在輪迴了一遍，因這個作業，漸漸察覺到自己似乎已身在其中。

Fakong 部落內部的分工狀態的氛圍，在我參與的這四年間倒是沒有什麼改變。Fakong 部落的男子年齡階層在 *Misacepo'* 分工之時，也許從前看其他阿美族部落相關記載的文獻，大致主要描寫其分工狀態與分工內容，比較沒有辦法從文字中感受當時的工作氛圍。我在主觀的感覺上，工作時的氛圍並不特別沉悶、乏味，反而還有點有趣，大家在工作之餘會找尋很多樂趣，像是前往石梯港接船搬運漁獲時，會因出海族人捕獲大尾的旗魚而歡呼，在封溪捕魚的時候，會為搶河裡的 *toda* 彼此翻臉不認人拚盡全力，並在抓獲後分享給部落，也會因宰殺豬隻的過程中，戴上拔下的豬頭皮製造歡樂氛圍。不管是整個部落的男子階層，或同個階層之間，都因熟識與彼此工作、陪伴，而一起舉行完整個 *Misacepo'*，我也因緣分身在其中，認識 Fakong 部落在地文化，與產生對土地或是部落的認同感。



圖 32、我初次參與 *Misacepo*’，與當年度的 *Lakeling* 一同分類封溪捕魚的漁獲。

四、學習技能與實踐認同

2019 年參與 *Misacepo* 的過程中，在整個儀式結束之後，我在回家的路途上，碰到了一位喝醉的 *Lakeling* 大叔，他搖搖晃晃地看著我與一同行走的朋友，就問我們要不要去幫忙 *Lakeling* 階層分豬肉與炸飛魚。此時我內心想，這樣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怎麼能放過，因此我與朋友就跟著 *Lakeling* 一同在 *Taloan*（貓公聚會所）學習如何分豬肉。由於我們是門外漢，*Lakeling* 階層們的大叔很有耐心的教導我們，在他們階層內分工的速度也展現其效率，而我們只協助簡易的工作，從火烤到拔下豬頭皮，以及等份量切豬肉，並依照部位份量分給部落耆老們。這次的學習經驗之中，讓我們知道早期的 *Lakeling* 會帶領年紀較小的 *Selal* 學習，這不是被強制規定，而是在分工狀態下自然產生的現象，以免有一天隨著年紀大了進階到 *Lakeling* 時，什麼事情都不會做，什麼觀念都不懂，那該要如何傳承文化。透過在階層之間進行分工，一同在文化氛圍裡完成事務，讓我與部落之間的關係，似乎又更拉近了一些。

Misacepo’的部落性男子年齡階層競賽中，每年都會有一項目是撒八卦網，這是早年在河邊與海邊必定會使用的生存技能，因此也是 *Misacepo*’男子年齡階

層競賽的傳統經典項目。有一年，當我要進行比賽時，由於完全沒有使用八卦網的經驗，又是全場個人單獨競賽，因此我一站上了比賽舞台，直接讓整個現場的族人與我乾瞪眼，此時，一位熱心的耆老上台教我撒八卦網，他直接在我身上圍繞著八卦網，準備好後，叮嚀我要往斜上方用力撒下去，雖然最後撒出去沒有捕到很多啤酒瓶，但我從這次經驗後，希望自己要會撒八卦網，因為這項技能在 *Misacepo* 的過程中，是必定會碰到的項目。過了兩年後，我終於能順暢使用八卦網，儘管生活中不會用到，但這項技能似乎讓我覺得與文化更貼近，透過撒八卦網的身體實踐，展現對文化的認同。

五、 疫情下的 *Misacepo*

2020 年初瘟疫 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開始在全球蔓延，由於初期台灣有控制住疫情，Fakong 部落在召開部落會議討論 *Misacepo* 籌備工作後，依然如期舉行。但也因疫情縮小其儀式的規模，同時也以網路文字公告的形式，呼籲旅居部落外的族人，盡量不要回到部落參與 *Misacepo*。例如在 2020 年的【公告貓公部落辦理 109 年度海祭事項】中，其列出七點注意事項，包括：

1. 海祭不對外開放，僅由部落的族人參與為主。
2. 全程配戴口罩並保持一公尺社交距離。
3. 不邀請來賓及婦女參加。
4. 避免長途移動增加染疫風險，不鼓勵旅外族人返鄉參與 109 年度海祭。
5. 出海捕魚船隻以貓公部落船隻為主。
6. 不辦桌宴客，不準備午餐，分裝豬肉給每人一包各自帶回家
7. 海祭相關流程。⁴³

在部落發出公告後，當年度的 *Misacepo* 祭典仍然有相當多人一同參與，儀

⁴³ 參考網路社團貓公同城 2020 年 4 月 26 日【公告貓公部落辦理 109 年度海祭事項】一文。

式正中午的宴客，由於疫情便取消辦理，回歸到男子年齡階層一同共食。雖不像前兩年尚未發生疫情前，呈現出現場熱絡的氛圍，但也因疫情的影響，回到部落過往更早期的模樣，僅有男子年齡階層一同聚集的形式。

在全球疫情的影響下，雖連續兩年 *Mama no kapah* 都有在部落網路群組、團體發出相關防疫公告，希望旅外族人落實防疫不要回到部落增加病毒傳遞風險，但 2020 與 2021 年，連續兩年的 *Misacepo* 都有眾多族人一同返鄉參與在其中。其對於 *Fakong* 部落與這片土地的認同，並維持著對 *Misacepo* 的傳統泛靈信仰，展現族人對傳統文化保存的態度，在這疫情的影響下，這些堅持顯得更加珍貴。



圖 33、2020 年疫情下的 *Misacepo* 縮小規模，全程僅部落男子年齡階層成員參與。

第四節 小結

本章以 *Misacepo* 作為主要描述的主軸，透過 *Alimogas*、*Maliyali* 的信仰核心，展現 *Fakong* 部落族人對於海岸空間的信仰，並藉由舉行儀式，希望讓部落族人在海岸空間活動不要被靈所傷害。部落 *Selal*（男子年齡階層）制度在 *Misacepo* 中扮演的角色，能看出 *Fakong* 部落族人與海岸空間長久互動下產生的聯結，而這些聯結也會隨著部落年齡組織的遞換、以及地方環境的變化，有可能轉化成不同的形式與樣貌，而在當代還是以 *Alimogas*、*Maliyali* 為主要信仰核心。

第三節透過我參與在其中的自我民族誌，描寫出這四年感受 **Fakong** 部落舉辦 *Misacepo* 產生的地方感凝聚，參與 *Misacepo* 的過程中，我很慶幸自己剛好身為男性，不會因性別被限制，能透過男子年齡階層的視角下參與在其中，而我在 *Misacepo* 中，感受到 **Fakong** 族人對於部落與土地的認同，也在加入 *Selal* 制度下，看到部落內部分工的狀態，比起在一旁觀看，真正動手做，更能感受自身透過文化實踐對部落的認同感。在全球遭遇新冠肺炎 covid-19 的影響下，我看見部落族人在自身文化的堅持下，同時又做到了防疫相關的應對，顯示出部落在經過商討的過程後，在疫情面前，仍然堅持自身的文化態度去舉行 *Misacepo*，從其中能看出 *Misacepo* 對於部落的信仰，和男子年齡階層的重要性。

本章從上述所整理的觀點中，回應本研究核心問題衍生的第三個子問題：「*Misacepo* 作為 **Fakong** 部落每年在海岸一帶舉行的祭儀，**Fakong** 部落族人透過 *Misacepo* 與海岸空間建立何種關係？」，根據本研究的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中，歸納出 **Fakong** 部落族人透過 *Misacepo* 中的 *Alimogas* 與 *Maliyali* 的祭祀儀式，在海岸地名 *Cepo* 與 *Pikosiwan* 一帶進行儀式，從中展現族人對海岸區域超自然空間的泛靈信仰，並藉由儀式去保護部落族人在海岸一帶的安全。其整個 *Misacepo* 由部落性的男子年齡階層群體年復一年的舉行 *Misacepo*，透過族人在過程中的身體實踐，產生對 **Fakong** 部落的地方認同，同時也對於海岸空間產生其聯結現象。

第五章 結論

我在 2020 年時，正式開啟了在 Fakong 部落海岸地名的田野調查，並從田野的過程之中，發現部落生活中的海岸地名、地景帶有著豐富的文化知識，在調查過程的互動中，觀察出報導人因為日常在海岸生活的經驗中，展現對海岸空間的熟識，並連結自身在 2018 年至 2021 年參與了 Fakong 部落的 *Misacepo* 中，了解 *Misacepo* 的儀式本質，是希望藉由儀式去保護在海岸一帶活動的族人們，並在參與 *Misacepo* 的過程中，看見部落男子年齡階層在其中舉辦儀式的地方感。我試著從田野調查海岸地名的過程與參與在 *Misacepo* 和參與經驗的例子中，去回應本研究的核心問題：「Fakong 族人與部落生活海岸空間之間產生的聯結關係為何？」。

第一節 研究發現

一、從海龍女們身上建構的海岸空間地方感

本研究第二、三章，主要針對 Fakong 部落報導人生活記憶中的海岸地名，在地名範圍、意義、由來進行描寫，調查出來的成果，僅是一張生活中海岸地名的地圖，這些海岸地名的背後，代表著報導人日常活躍的地方生活經驗，從過去到現在的記憶濃縮後，在當代被記錄所呈現出來的樣貌。

在海龍女報導人 L 的生命經驗裡，從過去的少女到現在海龍女的視角，對自身所熟識的海岸地名與地景進行詮釋，日常的 *Micekiw* 採集，早期用步行的方式，踩在海岸堅硬的礁岩上，持續在海岸一帶奔走，隨著四季的轉變，採集不同的螺貝類，搭配著星辰，隨著漲潮退潮在海岸邊謀生，在過去的歲月裡，透過在海岸一帶 *Micekiw* 的日常，展現出 Fakong 部落海岸生活文化的一角；也因當時在海岸一帶 *Mipaliw*，又常在海岸採集，無形中傳承了海岸空間的地名與地景記憶，從身體力行遊走在部落土地的生活中，建構與海岸空間的關係，腦海中對海岸地

景的記憶，隨著時間日月更替著，即使地景樣貌不斷的改變，對她們來說這些阿美語海岸地名和當代累積而成的地景，是她們生命經驗的一部份，這些海岸地名與地景，也是 **Fakong** 部落海岸空間在多個不同族群與海岸空間互動下所留下的產物，透過這些海龍女們的詮釋，呈現出 **Fakong** 部落海岸空間的地方感。

二、 集體勞動下凝聚的海岸空間地方感

Fakong 族人在與海岸空間互動下，長久以來發展出許多地方文化，像是 *Micekiw* 採集文化，在儀式文化中像 *Misacepo'*、*Pa'orad* 等，以及海岸田地的換工 *Mipaliw* 文化，都是透過部落族人集體性的勞動下，與海岸空間所產生的聯結的一環。本研究將上述的地方生活型態與儀式各別進行描寫，從 **Fakong** 部落的報導人訪談，以及我的參與觀察中，能從中理解在部落傳統組織制度下彼此的分工狀態和日常採集生活記憶的海岸地名關係。

集體勞動的形式至今仍在 **Fakong** 部落存在，族人們在長時間的分工合作下，熟識彼此的身家背景和工作模式，有些是親戚家人，有些為年齡階層的 *selal*，有些是因一同工作而熟識的同伴，因部落這些日常儀式與生活需要部落大量的合作關係，這群人在其中所形塑出的地方感，從過去到現在透過地方文化緊緊著彼此。

地方感也會隨著成員的更替，時間的流動下不斷地轉化當中，像是 *Misacepo'* 的舉行裡，隨著年紀的增長，不同的 *Mama no kapah* 與 *Lakeling* 在階層的輪替之中，形塑出不一樣的領導與做事風格，在未來時間的流動下，又將會有新的階層接任這些傳承的工作，並持續不斷延續部落的儀式文化，在面對不同的時代背景下，只要 **Fakong** 部落的 *Misacepo'* 持續不間斷的傳承，從 *Misacepo'* 形塑的海岸空間地方感可能就會持續形塑與轉化。

三、 **Fakong** 族人與部落生活海岸空間之間產生的聯結關係

Fakong 部落族人早年在海岸地區的田地 *Mipaliw*，以及在海岸從事相關的採

集工作中，與海岸空間建立了地名的聯結關係，透過持續不斷的互動過程，將海岸地名流傳至今，並透過研究中報導人整理對海岸空間的認知進行再現；每個部落族人對海岸空間的互動程度不一，會顯示出對海岸地名、地景詮釋上的認知差異，這些差異本身也與部落族人的文化背景有很大的關係，包括了多個不同的阿美族氏族、海岸生活經驗的不同、部落性的傳統組織、報導人對地名的主觀認知，因此在族人與部落海岸生活空間產生的聯結關係中，能看出報導人個體之間背景與認知的差異，並從產生差異的原因看出部落的文化特質，了解部落族人透過自身文化與海岸空間互動的過程中，產生對於海岸空間的地方感。

除了海岸日常生活產生的海岸地方文化外，透過 Fakong 部落 *selal*（男子年齡階層）在海岸空間所舉行的 *Misacepo*’中，從儀式裡所祭祀的 *Alimogas*、*Maliyali* 信仰核心，希望藉由祭祀讓族人在海岸空間一帶活動能不被靈所侵害，到 *selal* 制度持續的運作舉行儀式，讓 Fakong 部落族人能在每年的四、五月時期，透過傳承的方式，不間斷舉行儀式，並每年持續與海岸空間產生聯結關係。男子年齡階層在儀式的工作中，部落內部與外地回來的族人，透過 *Misacepo*’舉行的過程中，在集體勞動互相工作過程，產生對部落的認同感，並在這個循環中，不斷的延續著部落的 *Misacepo*’文化，同時不斷產生部落族人與海岸空間的地方感，只要 Fakong 部落族人與 *selal* 制度還在的一天，*Misacepo*’文化就會持續的被傳承下去。

透過描寫 Fakong 部落族人在海岸地名記憶、海岸地景描述、海岸的生活型態、海岸儀式 *Misacepo* 的舉行中，能看出 Fakong 部落從過去到現在與海岸空間所產生的聯結關係，而這些關係會隨著時代的轉變，以及地方族人持續與海岸空間的互動下，不斷的被形塑與產生新的可能，而這些也會是未來成為 Fakong 部落海岸空間地方感的一環。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發展

- 一、 **Fakong** 部落傳統地名樣本：**Fakong** 部落族人對於部落內部區域與山區的阿美語地名，相較於海岸一帶地名更加熟悉，若是將其與本次研究一同進行分類與比較，或許能從中了解部落族人對於土地命名的邏輯，以及過去生活的型式與歷史脈絡，期望在未來能在此方面多做著墨。
- 二、 田野資料的取捨：由於部分海岸地名因存在著較大分歧的說法，因此沒有放入論文記錄之中，期望未來能有人能持續的進行調查，讓這些地名能夠被延續下去。
- 三、 研究時間的長短：海岸地名採集相較於 *Misacepo* 參與觀察時程短，而地名採集面對到不同報導人說法，無法一一進行反覆查證，因此期待未來在研究 **Fakong** 部落海岸地名時，能有更多的口述資料能進行資訊的補充。
- 四、 訪談內容的不足之處：本研究在 *Misacepo* 的議題上，沒有深入將女性的視角進行訪談與詮釋，期待在未來有相關人員要進行研究時，能從中加入女性更豐富的視角。

參考書目

巴奈母路

- 2003 adada(疾病)與 kawas(靈)－以里漏社阿美族二個治病儀式為例。
東台灣研究；8期 頁 5-57。

朱竑、劉博

- 2011 地方感、地方依戀與地方認同等概念的辨析及研究啟示。華南師範
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 1：1-8。

江長銓

- 2019 從社會系統生態的觀點看當代港口阿美人的海洋觀。國立政治大學
民族學系碩士論文。

江昱仁

- 2019 原住民部落農業發展之地方感探討－以台東縣金峰鄉嘉蘭村為例。
社區永續觀光研究 3（2）：13-26。

呂慈慧

- 2018 潮間共生：阿美族重安部落潮間帶採集文化知識體系之研究。海洋
委員會。

呂憶君

- 2010 花蓮港口阿美海岸地名的命名特性與敘事。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
21：79-115。
- 2007 記憶、海祭、身體實踐：花蓮港口阿美的海岸空間。清華大學人類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阮昌銳
- 1969 大港口的阿美族（上）。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阮文彬、劉炯錫

- 2004 台東縣成功鎮宜灣部落阿美族海洋漁獵活動之調查研究，東台灣原
住民族生態學論文集，頁 65-77，東台灣研究會。

台灣立報

- 2011 冰點：阿美族人的跑船工作。電子資源：<https://reurl.cc/95oppX>。
2021 年 08 月 10 日上網。

台灣百年歷史地圖 GIS 地理資訊專題研究中心

- 1924 日治五萬分之一地形圖。電子資源：
<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2020 年 12 月 2 日上網。

阿美語萌典

蔡中涵大辭典、潘世光阿法等。網址：amis.moedict.tw。2021 年 7 月上網。

花蓮觀光資訊網

親不知子斷崖。電子資源：tour-hualien.hl.gov.tw。2021 年 8 月 10 日上網。

吳育臻

- 2015 從地名的變遷看不同政權的特質-以嘉義市街路名為例。白沙歷史地理學報，16：107-143。

佐山融吉

- 2009[1914] 蕃族調查報告書，第二冊阿美族，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編譯。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林嘉男、許毅璿

- 2007 人與環境關係之論述：釐清“地方感”、“地方依附”與“社區依附”在環境研究上的角色。環境教育研究 5（1）：41-71。

官大偉

- 2020 在地視角下的文化地景保存以菲律賓伊富高梯田為例。國立台灣大學理學院理學院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地理學報：061-094。

高淑玲

- 2010 文化空間、集體記憶與地方感形塑過程研究--以北投七虎新村為例。國立台灣大學社會教育與文化行政碩士論文。

洪清一、洪偉毓

- 2008 花蓮東海岸撒奇萊雅族豐年祭之研究--以豐濱鄉磯崎村為例。台灣原住民研究論叢，4：65-99。

許木柱、廖守臣、吳明義

- 2001 台灣原住民史-阿美族史篇。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清水純

- 2011 噶瑪蘭族：變化中的一群人。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陳全榮、劉淥璐

- 2018 地方感研究文獻評析。中原大學設計學院，21（1）：83-104。

黃應貴

- 1995 導論。刊於空間、力與社會，黃應貴主編，頁 1-37。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陳重成

- 2010 全球化語境下的本土化論述形式：建構多元地方感的彩虹文化。遠景基金會季刊 11 (4)：43-96。
- 國家發展委員會
- 2021 省道里程坐標 -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電子資源：
<https://data.gov.tw/dataset/7040>。2021 年 7 月 10 日上網。
- 蔡政良
- 2020 O'rip i riyal「海邊」的生活：都蘭部落的海洋知識與部落發展。原教界 96：19-23。
- 蔡政良等
- 2020 阿美族傳統海洋知識與文化研究暨活用推廣委託專業服務採購案正式報告。高雄：國家海洋研究院。
- 豐濱戶政事務
- 2020 豐濱鄉人口統計表線上查閱。電子資源：<https://fbhr.hl.gov.tw/>。
2020 年 12 月 2 日上網。
- Azaryahu, M. and A. Golan
- 2001 Naming the landscape：The formation of the Hebrew map of Israel 1949-1960.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27 (2)：178-95.
- Duncan, J.
- 1995 Landscape geography。1993-94.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414-22.
- Herman, R. D. K.
- 1999 The Aloha State：Place names and the anti-conquest of Hawai'i.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9 (1)：76-102.
- Johnson, Jay T.
- 2012 Place-based learning and knowing: Critical pedagogies grounded in Indigeneity, *Geojournal* 77 (6)：829-836.
<https://doi.org/10.1007/s10708-010-9379-1>
- Offen, Karl H.
- 2003 Narrating Place and Identity, or Mapping Miskitu Land Claims in Northeastern Nicaragua. *Human Organization*, 62 (4): pp. 382-392.
- Tsai, Futuru C. L.
- 2020 Shuttling between Land and Sea: Contemporary Practices among Amis Spearfishing Men as a Foundation for Local Marine-Area

Management. *Sustainability*, 12 (18) : 1-21.

<https://doi.org/10.3390/su12187770>.

Tim Cresswell

2006 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頁 15。台北：群學出版。



附錄一 田野調查報導人概況

代號	年齡	性別	背景描述
L	約 75 歲	女	在 Fakong 部落有海龍女之稱的阿嬤，平時靠在海岸採集與製作海邊相關食物販賣為主，熟識海岸一帶地名與地景變化，提供研究相當多一手田野資料。
N	約 40 歲	女	豐濱原住民市集的老闆娘之一，平時以賣菜與海岸的產品為主。
W	約 65 歲	男	熟識部落公共事務，提供海岸地名的在地記憶、以及 <i>Misacepo</i> 的口述資料。
X	約 78 歲	男	<i>Kalas</i> 階層，為 Fakong 部落聲望較高的耆老，熟識部落文化脈絡。
C	約 55 歲	男	協助許多本次研究中深度訪談的阿美語翻譯工作，也提供許多海岸地景的參考照片。
O	約 50 歲	男	早年在 Fakong 部落青年會擔任重要領袖，對於部落傳統文化理解方面較為熟悉。
Y	約 60 歲	男	部落時常製作服飾的耆老，早年參與過一次 <i>Pa'orad</i> ，主要訪談內容以 <i>Pa'orad</i> 過程跟 <i>Malocapa'</i> 為主。
M	約 75 歲	女	常去豐濱文健站中較為年長的耆老。

附錄二 本研究之參與觀察情況一覽表

名稱	時間	地點	簡述
Misacepo'	2018/05/01-05/02	貓公溪 Pikosiwan Taloan	1.封溪捕魚 2.祭拜儀式 3.部落共食 4.男子年齡階層競賽
Misacepo'	2019/04/30-05/02	貓公溪 Pikosiwan Taloan 豐濱多功能聚會 所	1.處理飛魚 2.封溪捕魚 3.祭拜儀式 4.部落共食 5.男子年齡階層競賽 6.處理豬隻分解、料理飛魚
Misacepo'	2020/04/30-05-02	貓公溪 Pikosiwan Taloan	1.處理飛魚 2.封溪捕魚 3.祭拜儀式 4.男子年齡階層競賽
Misacepo'	2021/04/30-05-02	貓公溪 Pikosiwan Taloan 石梯漁港	1.送船儀式與接船 2.處理飛魚 3.封溪捕魚 4.祭拜儀式 5.部落共食 6.男子年齡階層競賽

附錄三 Fakong 部落生活的海岸地名、地景圖片



圖 34、海岸地名 Lihoc 地景圖（大灣休息處一帶）



圖 35、海岸地名 Cikonoan、Cifacidolay 地景圖（大灣休息處一帶）



圖 36、海岸地名 Patekongon 地景圖與地景聲音的樣貌



圖 37、海岸地名'Arenimay 地景圖（豐濱公墓下方海岸一帶）



圖 38、海岸地名 Pakawalan 地景圖（深橋公車站一帶）



圖 39、海岸地名 Cilinoan 地景圖（永豐自行車行一帶）



圖 40、海岸地名 Ciiponan 地景圖（恩主公廟一帶）



圖 41、海岸地名 Ciakngan 地景圖（女媧娘娘廟一帶）